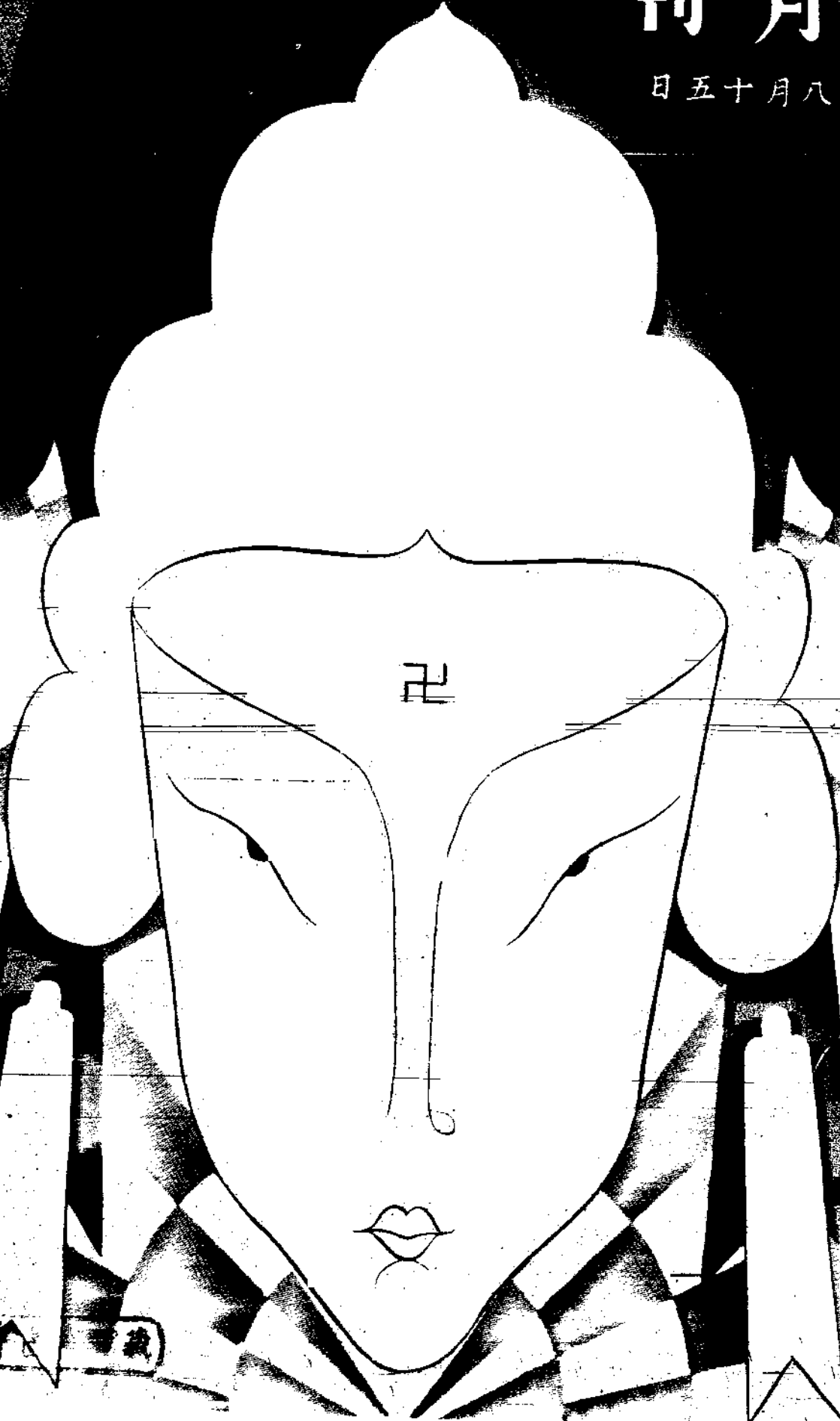


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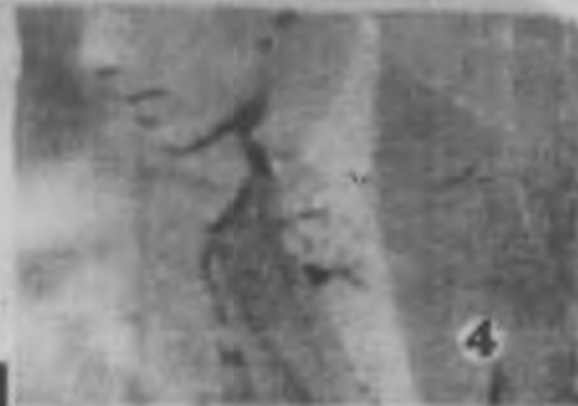
半月刊

第六期 八月十五日



中國
青年

新說半月刊



報 畫 藝 文

- 一、南國劇社之俞珊
- 二、俞珊在「沙樂美」中之表演
- 三、復旦劇社唐玄凡飾「戰友」中之沈瞎子
- 四、唐玄凡之本來面目
- 五、戲劇協社「怒吼吧中國」中之艦長—沈鐘飾
- 六、沈鐘之本來面目
- 七、辛酉劇團之袁牧之
- 八、袁牧之之「文舅舅」
- 九、春秋劇社之魏鶴齡
- 十、「梅雨」中之潘老板—魏鶴齡飾



台

這真是中國舞台的五根支柱！差不多代表了各個著名的劇團。雖然，有的劇團已無形的解散了，或為過去的紀念；有的人物也差不多很少見於舞台；但是，古往今來，這五根支柱之確能代表中國舞台，大概再沒有疑義了。

後來：

柱

- 一，戲劇協社；
- 二，辛酉劇團；袁牧之
- 三，南國劇社；會理
- 四，復旦劇社；唐玄奘
- 五，春秋劇社；張鶴齡

小波合目第六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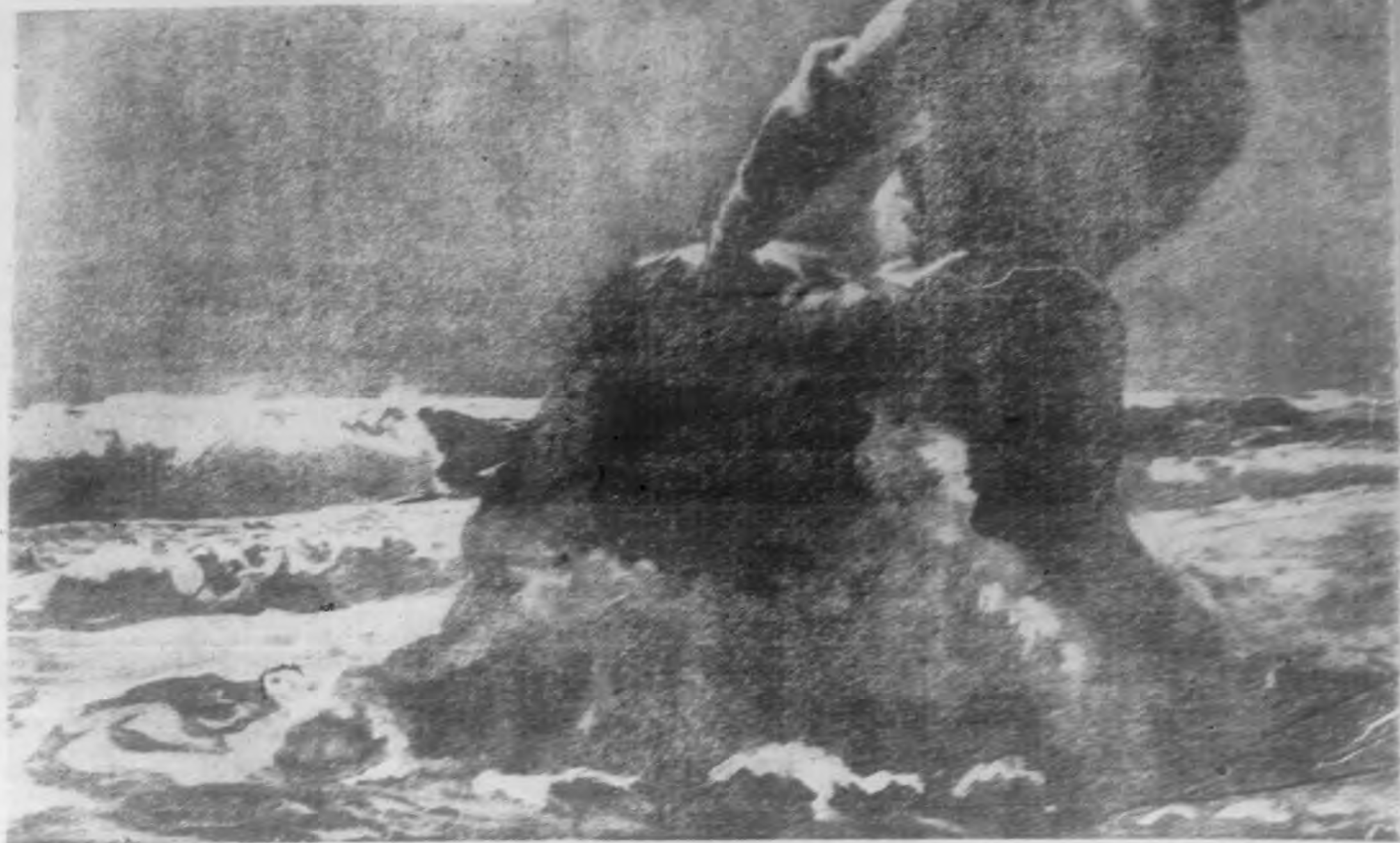
支那通史	卷之六	六
支那通史	卷之七	七
支那通史	卷之八	八
支那通史	卷之九	九
支那通史	卷之十	十
支那通史	卷之十一	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十二	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十三	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十四	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十五	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十六	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十七	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十八	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十九	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	二十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	三十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六	三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	四十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二	四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七	四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八	四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四十九	四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	五十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二	五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四	五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六	五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七	五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五十九	五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	六十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二	六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三	六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四	六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五	六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七	六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八	六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六十九	六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	七十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二	七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三	七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四	七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五	七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六	七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七	七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七十九	七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	八十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一	八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二	八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四	八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五	八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六	八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七	八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八	八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八十九	八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	九十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二	九十二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三	九十三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四	九十四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六	九十六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七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支那通史	卷之九十九	九十九
支那通史	卷之一百	一百

春而轉頰人以南台時歸焉
物以類遷鞋履殊異人識踏
過探花身我場

李士醇受林詩



沉 默 的 饒 恕



● 志 尼 顯 勞 作 ● 麗 尼 譯 ● 林 伯 插 畫 ●

S H E
N E V E R
K N E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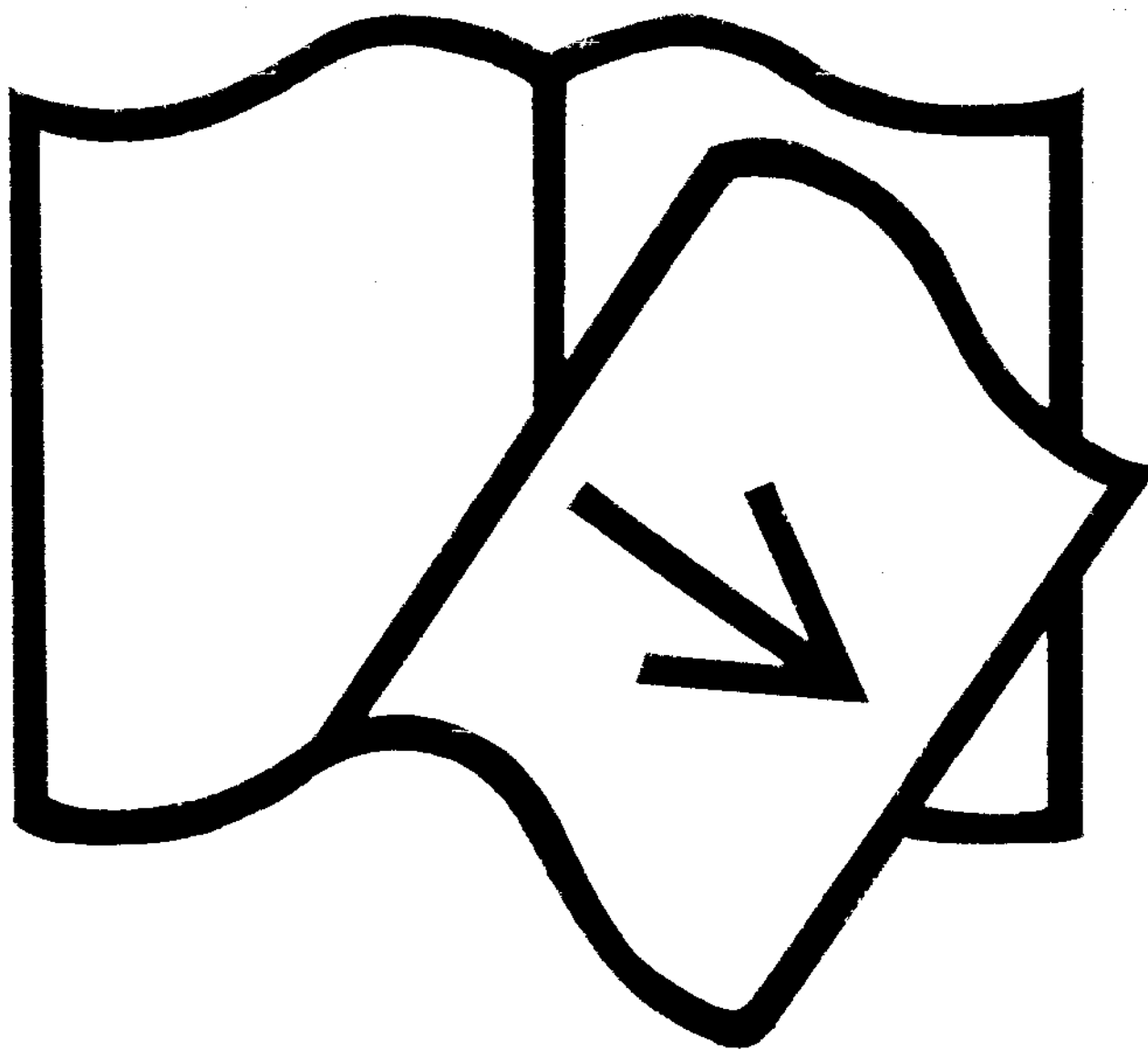
BY ARTHUR SCHNITZLER

我待在這兒多待一些時候。在這地方，在森林與海之間，聆聽着一種沉靜的憂鬱。一切都是死寂的，平靜的。既有白雲懶散地移動着；風高，葉間沒有息索，海浪也不呻吟。沉沉的靜裡迴響着這裏，就是坐在旅舍人羣中，或在遊步場上，也都感覺得寂寞的。音樂隊老是奏着一些哀愁的瑞典的與丹麥的曲調，就是那些比較輕快的曲子，也現得陰鬱而落寞。樂手們演奏完畢以後，就無聲無息地走出音樂亭，慢慢地，無精打彩地，沒入林間了。

坐在小舟之中，沿着海岸浮去，我寫下了這樣的話。海岸靜寂而且溫柔。一些樸素的別墅立在突出於海面的花園之中，裏面安置着一些坐椅；別墅後面，就是那狹窄的小路；森林與曠野在小路底那一邊，微微起伏，遠遠地，遠遠地與斜陽相接。這夕暮之光幾反映在那金色的狹長海島上——我底船夫說，只要兩點鐘就可以達到那邊。我倒很想到那邊去，我和那地方是有奇異的因緣的；我整個的時間都花在那附近的地方，或在海邊，或在我底私寓。

我躺在樺樹之下。樹枝因為午後的沉倦的空氣而低垂了。不時；我聽見腳步聲沿着林間的徑道而來，然而，其實是什麼人也沒有。我不想動，我底眼睛凝視着天空。有時，我聽見孩子們底尖銳的笑聲，但是這週道的無際的沉寂立刻就將一切聲音吞沒了，傾刻之間，我覺得一切又歸靜寂。假使我閉了眼睛，再把眼睛睜開，我就感覺得正如從長睡之中醒來的一樣。像這樣，我漫遊着，浮疊着在週道的寂靜之中，正如自然之一部分。

然而，這非復人間的安息，對於我已經完結了。無論是在小舟之中，或在樺樹下面，安息的心情已不再為我有。一剎那間，一切即改變了。音樂家所奏的曲調現任是現得那樣熱情，那樣歡樂。人



缺 **3** — **4** 页

對方，在舊日都已經遠去了。

離開家庭時，心裏從來沒有這麼如意；一切的心事都已了結。博士學位已經得到了；少年時的幻想已經埋葬了，藝術已經做了那製鏡匠底妻子。登程之時，不致於有惜別情人或者遠行戀慕之苦，這真是稀有的幸運。我回味着這已經完結了我底生命之一頁的那種安閒。然而，現在——現在一切都兩樣了。蘇萊德麗也在這裏。

天快晚了；我是在我底房間中，在燈下打寫着。這正是靜夜思維的時候啊。我回味着那談話——七年來，自那天分別以後的第一次談話。

午餐將近的時候，我們在海邊。我坐在一條板橋上。人們來來往往。一個女人牽着一個小孩站在碼頭上，離我太遠，看不清她底面貌。其實，她也沒有什麼特別使我注意的地方；我祇留心到她在那地方站了許久，然後，離開碼頭，向着我這方面走來。

她手中牽着孩子。現在，我可以見到她是很年青，而且苗條。她底臉我似乎熟識。相離還有十步光景的時候，我就馬上站立起來，迎上前去。她微笑了，於是，我認出她。

「是的，是我，」她說着，伸出手來。

「我馬上認得是你，」我說。

「我希望你不難認出，」她回答說，「你一點也沒有改變呢。」

「七年啦，」我說。

於是，我們兩人都沉默了。她仍然很嬌媚。一絲微笑浮到她底臉上，她轉向手中牽着的孩子，說道：「跟這位先生握手。」小孩依從着，可是並不望我。

「我底孩子！」她說。孩子很漂亮，給太陽曬得黝黑，眼睛是藍藍的。

「遇見了舊時的友人，真是好極了，」她開始說着。「我從沒有想到……」

「真是奇怪得很，」我說。

「爲什麼呢？」她反問着，一面微笑着，第一次地正視了我底眼睛。「夏天出來旅行不是誰都有

的事麼？」

這時候，我忽然想到要問一問她底丈夫。話溜到了我底唇邊，可是並沒有說出。

「你預備在這兒待多久？」我發了這另外的一個問題。

「兩星期。兩星期後，我到哥倫比亞我丈夫那兒去。」

我急忙望了她一眼，可是她祇是不在意地說道：「你奇怪麼？」

我自己也說不出來。幾乎是很窘的。突然地，我感覺得往事竟會這樣完全地被忘却了，這真是不可理解的事。在這一瞬間，我發覺了有多麼長久的時間我幾乎簡直沒有想到七年以前的事情，好像這一切都是不曾發生過似的。

「你一定有許多話對我說，」她又開始了，「許

「不多久——不過一個月。」

午餐鈴由旅舍響了出來。

「再見，」她說，似乎是祇在那裏等着這一聲鈴響。

「我們不可以一道進去麼？」我問，

「我是單另和孩子在房間吃飯的

不在乎那些人。」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

她眼角含笑，指向那個小小的遊步場。「那裏不是不可以再見到的，」她說着，可是，當她見到她底回答使我沮喪，她又加上一句：「尤其是假使你要再見我的話。暫時分別罷。」

她後，頭也不回，一直去了。倒是那小

我，直到她們消逝。

整個黃昏，我在遊步場上來往徘徊着，可是她並沒有來。難道她已經離開了這個地方麼？這也是可能的。

一整天過去了，我沒有見到她。次晨，下着雨

，遊步場上幾乎祇有我一個人。不時，我經過她所

住的房間，可是不知道她底窗子是哪一個。午後，

雨過天青，我在海灘獨自散步，很久很久。氣候是沉悶而且燥熱。

一路之上，我祇是想到那些過往的事情。一切都清楚地再現出來。那個我曾經住過的愛客之家，那個有綠色桌椅的小花園。我想到了那小的市鎮和鎮上的古老的白色的街道，以及那消失於濃霧之中

的遠山。灰藍色的天蓋，覆着一切，與這環境是這樣地調和，似乎祇有在這裏天才能這樣灰而且藍。而那往事之中的人物，也活躍地出現於我底心中：同學們，教師們，和菲萊德麗底丈夫。在我底回憶

之中的，不是在最後一頃間我所見到的他。我所回憶的是那位有着仁慈而且似乎疲倦的表情的他。當他從學校出來，在街頭碰着我們，給我們打着友誼的招呼的時候，他底表情是多麼仁慈，而又多麼疲

倦啊！我記起，在用餐的時候，他老是坐在我與菲萊德麗中間，往往是沉默的；從我底窗前，我也時常見到他坐在花園之中的小綠桌旁邊，改閱着我和其他學生底文卷。我也記起，菲萊德麗是時常到花園中去的。將他底午後咖啡送給他，並且向着我底

窗口微笑——那微笑，我那時還不能了解。然而，這一切我却時常記起；並不是作為真的事而記憶，而祇是作為一幅平靜地掛在自己底房間中的圖畫而記憶着罷了。

今天，我們相並坐在海灘，像陌生人一樣地互相談着話。孩子在我們脚下玩着沙石。誰也不會想到在我們心中會有什麼心事；我們正如兩個沒有什麼關係的人，祇因為海邊生活之偶然的機緣才短時期地被扔在一塊兒；我們談着天氣，談着風景，談着遊人，談着音樂，和一二部新書。當我坐在她底身旁，我感覺得很愉快，可是，當她起立欲去的時候，我却突然感覺不能矜持。我祇想叫住她，給她說道：「只請再說一次」，可是，也許她竟會不懂。而且，當我再一回思，我又還能希望什麼呢？在我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她底友誼的態度顯然是由於驚訝，或者由於異鄉遇故知的那



希望永遠忘却的事情也就由她底過去之中顯然顯現出來了。我簡直想不出她爲了我底緣故受過怎樣的苦惱；也許她現在仍然是在怎樣的苦惱之中吧。有一個四歲的孩子，這就可以證明她還沒有和丈夫離異，證明他們已經和解了。……然而，雖然和解，却並沒有得到饒恕，這本是可能的；縱然饒恕，却並沒有忘記那一回事，這也是可能的。我應當去，這對於我們兩人都比較好。

整個的過去在一種憂鬱的魅力之中再現了出來，我又回味了這一切。我記得，在那秋日的早晨，我父親送我到那小鎮上去完成我底高等學校的學業。一些細小的預學也浮現了出來，那公園中間的學校建築，清白地聳立在我底眼前。我記得我在那美麗的房間之中用功，我記得我和我底教授之間的和好的關係，我們時常坐在桌前，談到我底前途，蓋萊德麗也老是在那裏，含笑靜聽；我記得我和同學們在大道上長途遠足，到隣鎮去，這些預學，回想起來，使我深深感動，好像牠們對於我底青春時代有着最大的意義似的。然而，假使不是那最後的一刻在那些並不重要的日子上加上了一種最後的神祕的光彩，那麼，那些日子也許會永遠被埋在忘却之中了。而奇怪的事就是，自從我再一次見到了蓋萊德麗以後，那些遙遠的日子似乎比最近五月間我和燕妮離愛的時候還來得親近些。

早晨，當我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的時候，我看見蓋萊德麗正和她底孩子坐在桌前；她們底早餐用

「她向上望了。」「已經醒了嗎？」她說，「可高興下來和我們一道開餐？」

一分鐘後我就坐在她底桌前。這天早晨非常美妙，涼爽，而且清明。我們仍和前回一樣，談着同樣的無相關涉的話頭，然而，一切已和前回不同。在我們底平凡的言語後面，回憶已在燃燒了。我們在林間散步。她開始談到她自己和她底家庭。

「我們底一切正和以前一樣，」她說道，「祇是那間公園已經改造了。自從小孩出世以後，我丈夫爲這花園花了不少的時間與氣力。明年，我們可以有一間養花室了。」

她繼續談論着：「我們鎮上近兩年來也有了戲院。從冬天起，直到下年復活節以前，都有戲演。每星期，我上兩次戲院，有時還三次，總是同我母親一起。那真有趣。」

「我也上戲院的，」蓋萊德麗底手中牽着的孩子也叫了起來。

「是的，親愛的，你也去的。在星期天下午，」她轉向我來，解釋着，「戲院裏也演兒童劇，我就把孩子帶去。可是，我看看也一樣有趣味。」

於是，她又要求我講了許多我自己底事。關於我底事業和其他嚴重的事，她沒有問我什麼；祇非常關心我是怎樣消遣閒時，並且想要知道維也納城中單身人的行樂生活，談話如水一般地流；沒有

一個字暗示到兩人相互的回憶；然而，那些回憶却必然不斷地呈現在她底心中，正和呈現在我底心中一樣。我們散步了幾點鐘，我幾乎是感覺得幸福了。小孩多半的時間隔在我們中間，我們底手在他底錦髮上互相接觸。然而我們却裝作不會注意到這接觸，祇是全無拘束地談着。

當我獨自的時候，我底愉快又沒有了。因爲我又想到了我底不知道蓋萊德麗到底是怎樣在感覺。然而，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這種猶疑之感却全沒有使我苦痛，這似乎是不可解釋的；而蓋萊德麗好像也覺得沒有提起過往之必要，也真令我奇異。即算那最後的一刻所發生的事情在她和丈夫之間並沒有再被提起，但是她自己是決不能忘記那一回事的。在不辭而別之後，一定會發生過什麼不平常的結果。她怎麼能全不向我提起呢？

午後，我在林間徘徊，將早晨和蓋萊德麗走過的路徑又溫習了一次。一種無限的愛情之渴望充溢了我。晚間，我到處尋她不見之後，走過了她底房間。她正在窗前。「不出來麼？」我招呼道——我疲倦了。晚安，」她回答着，似乎是冷冷地，把窗關閉。

有兩個蓋萊德麗底影像清白地顯現在我底心中。蒼白而溫和的婦人，穿着白色的晨服坐在花園之中，像我底母親一樣地，母愛地撫着我底面頰——那是我時常想到的一個蓋萊德麗。假使這就是我在這裏所遇見的蓋萊德麗，那麼，我底平靜的心境一定不會被擾亂，我也許可以繼續如夢一般地每日午

後站在那棵樹蔭下，正如我初來旅行此地的時候一樣。

但是，在我底思念之中，却有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萊德麗，這萊德麗，我祇見過一次，就正是我寄寓在這鄉村小鎮上的時候在那可紀念的最後的一刻所見到的萊德麗。那是我墾了業的那一天。我正如平常一樣，和我底教授和師母一同用餐，因為並不希望他們送我到車站，到以在離座之時就道了分別。那時，我一點悵惘之情也沒有。祇是當我回到我底空洞的房間，坐在牀上，望着腳前理好的行李，從窗口凝望着那花園之中的波動的樹葉和靜靜地掛在山頂的白雲，於是惜別之哀愁才輕輕地，幾乎是溫柔地襲入了我底心中。忽然，門開了，萊德麗走了進來。我急忙起立。她走近了一點，斜倚着書桌，似乎是不能支持地；她懇切地望着我。非常溫柔地，她說道：「那麼，你今天就要去了麼？」我點點頭，第一次地銳利地感覺了爲了要去我是多麼地悲哀。她低頭望着地板，沉默了一會，於是，抬起頭來，走到我底身邊。她將兩手放在我底髮上，正和以前常作的一樣，不過，這一回，我覺得較之平常却多了一層意義。於是，她讓地底手緩緩地滑下，滑到我底頰上，她底目光深深地停在我底面前。她有着苦痛的表情；搖搖頭，似乎有什麼苦惱了她。「你真是今天就去了麼？」她溫柔地問。「是，」我說。「永遠麼？」她嘆息了。

年後你再回來，看你，你今天總是永遠地去了。」她這樣說着，溫柔地，可是並不是一種母親似的溫柔。我幾乎顫慄了。突然，她吻了我。在最初，我問道，「她從沒有像這樣作的。」可是，當她底嘴唇靠近了我底，我知道了那親吻底意義。我害羞，又感覺幸福；也許我竟然哭了。她底手臂已經繞住了我底頸項，我沉溺在坐椅之中。萊德麗跪在我底足前，將我底嘴唇拉向她底嘴邊。於是，她緊緊握住我底手，將她底臉面埋在我底手中。我輕輕地呼着地底名字，「萊德麗」——第一次發現了那是多美的名字啊！她底頭髮底芳香圍着我底官感，我沉醉地呼吸着。……正在這時，一種恐怖將我嚇呆了。……門輕輕地開了，萊德麗底丈夫正站在門檻上。我想要叫出來，可是不能出聲。我直直地呆望着他，雖然我看不見萊德麗底表情有沒有一點兒改變。……因爲，幾乎頃刻之間他就不見了，門也帶上了。我正要站起來，從萊德麗底臉下縮回我底手；我想要呼喚地底名字——正在這時，她也跳了起來，死灰一般地蒼白，命令似地輕聲要我不要作聲。她呆呆地立了一會，將臉轉向門口，似乎是在靜聽。於是，她把門微開，抓住我底手，低聲說道：「去，去，立刻就去。」她將我扯出房門，沿着那過道，我溜了出來。轉過頭來，再望了她一次。……我看見她仍然站在門邊，臉上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恐怖與焦急。她底手作出激烈的手勢，要我馬上離開。於是，我急急忙忙地出走了。

死一般的驚惶之中奔往車站。整個夜晚，我在車箱之中走來走去，當我抵家的時候，我幾乎預料到我底父母一定聽見了什麼風聲，然而，他們竟是和愛而欣悅地來歡迎我，這真使我奇怪。好幾天，我是在極度奮與之中，等着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出來；每一次門響，每一封信來，都使我戰慄。終於，使我平靜的消息來了。那是那鎮上的一位同學寫來的信，不過是些閒談和問候。那麼，畢竟，並沒有發生什麼可怕的事；至少，並沒有什麼不名譽的新聞傳播出去。我敢於相信那夫妻之間已經私下把這件事情按下去了，丈夫已經饒恕了妻子，並且，妻子已經懺悔了。

然而，這早年的冒險却繼續活在我底記憶之中。最初，我覺得抱歉，甚且難過，因爲我認爲雖然罪不在我，但是我總算破壞了別人底家庭和諧。漸漸地，這種感情沒有了，而當後來新的經驗使我更了解一點那最後一刻所代表的意義的時，對於萊德麗反而有着一種特異的戀慕。……去了實現一種應許的機會的那種悵惘。可是，這種戀慕之情也漸漸消滅了，終於，我幾乎忘却了我那教授底年青的妻子。

而現在，一切都回想起來了，如火光之一閃；那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變成了一種經歷……較之前更爲熱烈地，因爲我已經愛上萊德麗了。

今天，一切都變得明白起來，就是近幾天來我所猜疑的問題也明白起來。我們坐在海灘上，直到

那一切都已入鞘的眠，望着那黑與激滅的遠方，該是如何神奇而美麗。蘇萊德麗沒有回答，可是，我知道她會來的。如是，我們站在海灘上，靜靜地，不大談話，我底手臂繞在她底腰際。我覺得，祇要我要求，蘇萊德麗一定是可以屬於我的。我想着，我們爲什麼要提過去呢？並且我感覺得，從我們最初再次會見的時候起，她一定就已覺得談起過去完全是多餘的事情。我們難道還是過去的我麼？我們現在是快樂的，自由的；回憶在我們底上空飄浮着，如同夏日之鳥雀。我們是生活着今日的生活，互相吸引着。在昨天，她也許是不幸的，也許甚至於是放蕩的女人；然而，今天，她却是沉默地依在我底身旁，望着黑暗之中的遠海。

我慢慢地傍着她，回到她底住處，樹叢橫着長而暗的陰影，倒過街心。

「明日我們遊一次小船罷？」我說。

「好的，」她回答。

「七點鐘我在橋上等你。到對面的海島上去。

那有燈塔的地方。你看見麼？」

「啊，看見的。紅燈。遠麼？」

「大約一點鐘就可以到了。我們可以很早就回來。」

「晚安，」她說着，就走了進去。

我繼續慢步着。「幾天以後，也許你就會忘記

了我，」我想着，「可是，明天，明天總是光榮的

啊。」

夫拽起了帆，坐在船尾抽着煙斗。我跳入船中，讓我自己在海浪之上波動着。如同晨風一樣，我沉醉在期待之中。凝望着街上，街上沒有什麼行人，是淒涼的。可是，一刻鐘之後，蘇萊德麗來了。老遠我就見到她。她好像比平日走得快些。當她來到橋頭，我就站立起來，於是，她也見到我了。她報了我一個微笑。我伸出手來，將她扶入船中。船夫鬆領，我們底船就滑開了。我們緊緊挨着；她斜依在我底臂上。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裳，看來正如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一樣。

「那島上有什麼好看的？」她問道。

我禁不住笑了。

她臉紅了一紅，又說道：「至少，有一個燈塔。」

「也許還有一個教堂，」我加上去。

「問他。」她指着船夫。

我問道，「島上的教堂有多少年代啦？」

可是船夫簡直不懂一個德文字，於是，經過河

一試探以後，我們底談話就更無拘束。

「那邊是什麼？也是一個島？」她問，用眼睛

指示着。

「不是的，」我回答說，「那是環島，是大陸

呢。」

「那裏會更有趣啦，」她說，

「是的，」我回答道，「可是，你會永遠地，

永遠地待在那地方……」

去到異國，永遠不要回來罷。」我一定馬上會答應她的。

當我們底小船掠過海浪的時候，清涼的微風繞着我們吹拂，上面是無雲的天，前面是燦爛的海，我們好像是解脫了一切過去的責任的一對，在歡樂的海上旅行着。

不久以後，島上的茅舍就可看見了；白壁紅教堂立在山頂，山脊橫互着整個海島，對着天空作出鮮明的線條。我們底船穿過一羣小小的漁船，向着海島直駛；有些漁船悠悠地漂蕩在波浪底懷中。蘇萊德麗若即若離地望着島上。不到一點鐘以後，我們底船就駛入了木欄圍住的海港，如同進到了一個小池之中。

一些孩子們站在碼頭上。我們上了岸，沿着岸邊慢步前去；孩子們跟着我們，可是一會兒，也就散去了。整個村莊，疎疏落落地的真有二十家人家。我們走到一塊空地，有些漁網張在那裏曬着；兩個漁婦坐在門首補着破帆。我們向前面再走上一百碼，四圍就完全沒有人煙。一條幽徑從村中通到島之一端，就是燈塔所在的地方，在我們右手，海的一邊，是一些荒地；左邊，山崗聳立着。山脊上有蜿蜒的小道通向那已經落在我們背後的教堂。陽光與靜寂籠罩着一切。

一路走着，蘇萊德麗和我都沒有話說。我不感到說話的欲望；在這偉大的靜寂之中伴着她慢遊着，在我已經感到了完全的滿足。

(續見第三十四頁)

茵茵

荒煤作

李旭丹插畫

(一)

下了電車，他熟悉而又生疏似地轉個灣，走進那條幽靜的馬路。

黃的梧桐葉，只等有風拂過，就簌簌地飄落了下來，掩沒了行人道。

襯着白雲繚繞的碧清的天，紅黃色的樓房靜穆地聳立在迷人的殘陽裏，歸雁陣陣橫斷地掠空而過，是美麗的深秋畫面啊！

踏着枯葉簌簌地響，憶起前不久的那個傍晚：

茵茵笑挽着他學着一對白俄男女散步時昂然的樣子，使勁響着脚步，蹣跚了脚跟……一雙灰色的眼頓時閃着孩子般的歡笑。

走進茵茵家，剛上樓，抬頭就望見那一個西裝穿得很漂亮，頭髮梳得很光的大學生悄悄地墊着脚尖下來，他閃過一邊，把帽子拉下了很快地就跑了上去。

輕輕地敲

了下門，茵茵沒答應，他就推了門進去。



得見茵茵正在床上蠕動。

「怎麼這時候還不起來？——又跳了一夜舞？」

「哪……」

開了電燈，茵茵睜着眼翻過身去，豐腴的臉頰像熟了的蘋果似地紅暈着。

半天，茵茵才撇開兩隻白的胳膊伸着懶腰，惺忪的眼，在長長的眼睫毛下輕快地笑。

「來，望着幹什麼？」

她側過半邊身子，拍拍床沿，招呼着孩子樣。

「幹嗎這麼久不來？怕？」

「怕什麼？」

他坐了下來，一雙灰色的眼像凝住了似的。

「問你呀！嘿嘿……」

兩條弧形的紅的脣開翕着，嘴笑了。

「剛才那位學士來做什麼？你沒醒？」

「誰？唔！姓楊的。誰曉得他來幹什麼？我醒了沒理會，他自己坐一會就走了。問他幹嗎？」

「茵茵！你應該留心點，別再這樣子，來來往往這麼多人，一個女孩子住在這個地方，不叫人注意？」

「她這黑長的髮溜下來，像那什麼都懂得的靈活的眼。」



像老李他們，沒事也都常跑來玩，我叫他們出去？」

茵茵不高興地捂着被單，噙着嘴，一翻身把臉掉了過去。

「不是這麼說——不過，人總是少難一點好，也許，我就來多了。是嗎？」

「鬼！誰在說你？」

翻過身來，又望着那對灰色的眼笑了。

一雙灰色的眼更凝住了。望着微紅的臉頰，圓潤的兩肩，白的胳膊，那一雙什麼都懂得的眼……他熱情地伸過手去。

「茵茵！」

鬍鬚是帶點羞意地，她讓黑長的髮溜下來掩着那什麼都懂得地笑着的靈活的眼。

「幹嗎？——你也愛我？嘿嘿……」

她羞的像忍俊不住似的抿着嘴嘿嘿地笑了。

他一怔，望望笑得那麼高興的茵茵，站起身子，臉覺得有陣烘熱，自己趕忙掉過了頭。

「傻瓜！幹嗎跑？不愛我麼？」

無意識地掉過頭，望望那張裝着一副正經的充滿了疑問的臉，他也止不住笑了。

刺刺了，亂掛着那些白俄住宅裏特有的點綴品！破了的退了色的油畫和照片，更顯得怪頹喪的樣子；紙在書架上，在雜亂的書堆中，有一雙靈活的大眼睛，小巧的嘴，一張愛笑的臉——一張茵茵放大的像，在笑着。輕快的笑啊！

「這像像是什麼時候照的？」

「呀！鬼！我在穿衣家！」

茵茵笑着嘆子笑着；他剛掉過頭去，就即忙回過了過來；一眼望着牆上掛着的那張裸體的女神像，白的胳膊在眼前下意識地移動着影子，熱着臉，把頭低了下來。

屋子裏，在微蕩着一陣脂粉香的氣氛。

「哪張像？你要？」

茵茵一面扣着衣，一面假貼着他問。

「我只問問，要了沒地方掛。」

「可憐！連張女人像都沒有地方掛麼？多麼孤寂的孩子啊！」

「你坐一會，我洗了臉來。」

「哪……哪……」

哼着輕快的曲子，就跳舞似地跑了出去。

悄悄地，聽見茵茵拍拍地打着水響；茵茵在亮聲地孩子樣地笑。

他翻了翻架上雜亂的書堆，看見一本鮮麗的紅皮面小冊子；是茵茵的日記。

翻開第一頁，用紅墨水寫着：

「怎麼？不可麼？我曉得，我還不夠做你筆下的一個什麼典型人物哩！嘿！」

「寫什麼呢？提起筆就想痛快地哭！這世界幾滅了罷……」

「下面——連畫了十幾個X。」

「哪……哪……」

「哪……哪……」

哼着輕快的曲子，又跳了回來；他沒來得及放下那冊子就望着茵茵笑了。

「幹嗎傻笑？——鬼！看我的日記。」

叫罵着，一把搶了過去放在枕頭下面。

「鬼！鬼！偷看別人日記！——看了我的詩沒有？」

「沒有！我就祇翻了一頁。」

「我的詩好，都是熱情的詩！」

「給我看看。」

「不！」

「我不看也可以想到那些熱情的句子；我年輕哩，也得笑呀！燦滅這世界罷……」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你怕寫詩也是這鬼叫！」

「怎麼？不可麼？我曉得，我還不夠做你筆下的一個什麼典型人物哩！嘿！」

「畫了一半嘴唇，啾啾地咬着嘴就丟了口紅，發怔似地凝視着鏡中。」

「茵茵！」

「茵茵！」

「茵茵！」

「茵茵！」

「茵茵！」

「茵茵！」

「茵茵！」

他扶着她的兩肩，她發發肩頭冷地癱閉他的手。

「幹嗎呀？茵茵茵茵的！」

「不是我又藉口說你！就是說跟你寫小說，寫什麼呢？你沒有一點充實的生活，你什麼事都不幹，連書也不想讀——拿了這麼多書來……」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茵茵！你並不是不聰明，為什麼傻傻地要往深坑裏掉？幹嗎要讓自己墮落呢？記着你常常愛唱的歌嗎？……光明是在我們的頭上！……」

茵茵一直低着頭，靜靜地淌着淚滴。



在雜亂的書堆中有一雙靈活的大眼睛，小巧的嘴，一張愛笑的臉——一張茵茵放大的像。



畫了一半嘴唇，啾啾地咬着嘴就丟了口紅，發怔似地凝視着鏡中。



光明而把自己壓在沉重的大石子上，他撫着她的苦痛，他撫着她也無力再責備下去地

沉默着，只呆望着那雙淚汪汪的大眼睛。

「茵茵！別這麼孩子氣！等會有事，我走了！」

茵茵不理會，只抽抽着兩肩。

他伸手抬起她的下頰。微笑着：

「你還年輕哩，得笑啊！」

「鬼！」

抬起頭，淚痕還沒乾，就歪着頭笑了。

「什麼時候來？再來我做問題你看，好麼？下星期」就來好麼？這一次隔了一個禮拜！」

茵茵挽着他走出走廊，晚風颯起她單薄的睡衣

怪寒，她不禁緊緊地偎依着他的胸脯。

「進去罷，冷！」

「我不——一定來呀！」

斜倚着門，招着手地送了堅走後，聽着樓下傳

播來一陣鋼琴聲，旋轉過身子，就又哼着輕快的曲

子，提起睡衣，在走廊裏舞了起來。

(二)

堅回到家裏，草已經候得很焦急似的。

「我怕你今天又要遲回。」

「爲什麼？約好的時間剛到罷！」

兩個人都沉默地走進房。堅沒有開燈，就很疲

「稿子呢？」

「今天晚上才有空寫，明兒早去到書局裏去拿罷，刊物什麼時候付印？」

「沒有答應他，只像一頭驢似地在狹小的屋子裏徘徊着。」

「這爭論開始了二十多天，我們到現在還連篇極短的文章都沒有！刊物還脫了期！」

望着堅，草憤憤地嘮叨着；黑地裏的燭頭時時閃着星星的紅光，一張瘦削的臉更顯得蒼白。

「爲什麼你們一篇也不寫？」

「應該是你負責的！」

「我不相信事情是應該堆在一個大身上！」

堅憤然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誰又是閒着？」

草走攏來，拍

拍堅，很理解地冷

笑道：

「又爲什麼不

可以把事情看得比

較輕些呢？寫篇文

章要不了兩點鐘！

堅！你得安定你的

生活方行！近來浪

費的時間已經不少了，我不相信你會壓在那麼些事

情底下的！好，明兒我到書局來。」

堅沒有回過頭去，只把手伸向後面拍了拍草放

草一同道了出來。草冷冷地問了聲：

「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



頭只疲乏地往下沉。

勉強集中了思想，擺脫了層層幻影地寫了一篇短論，已經是十二點多鐘了。看過了一遍，仍然是

不滿意地扔過了一邊，但再也不能把思想繼續下去

了。

濃厚的煙霧瀰滿了這小的悶塞的屋子裏。

推開窗，是清涼的秋夜，蒼穹清碧的沒有絲浮

雲，也沒有月亮；顆顆繁星綴滿天，像迷的兩着的大眼。

茫然地想到那麼密切的朋友這一向帶着冷峭的

笑，用着那麼異樣生疏的眼；自己又常常誠懇地離

開了他們，在這以前是最愛的聚集的夜晚裏，却悄

悄地單獨在這窗旁邊無聊地坐着這沒有異樣的天

和星星……自己也非常驚異他會這樣突破了那有規

律的生活圈子以外去而陰鬱地苦痛着；但

漠然的寂寞在這時更蠶蝕着他的心，他祇

有幻想着不能更清晰的茵茵的影子，回憶

着茵茵的笑，茵茵的哭……在迷惘的感覺

中而去忘却了別的。

（悠長的夜就常是這樣悄悄地在難耐

的悽寂裏從他身邊滑了過去……）

第二天一清早，堅到書局裏沒一會，

茵茵打了電話來，說是生病了，要他去看

她。

難耐地等了草來，交過了稿子，就抓過帽子和

草一同走了出來。草冷冷地問了聲：

「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

不等章說第二句話，他就跳上車子走了；偶爾

回過頭來，看見草在威嚇地發着狂。

到茵茵家，女僕還正揉着眼睛打掃走廊；茵茵黃

看臉腫在床上。

「怎麼會病了？」

一天，
茵茵，
眼裏，
淚，
黑影。

伸手摸着額，燥熱地淫

着微微冷汗。

「受了點涼，一晚上又

沒睡地亂想了一夜！」

「幹嗎這麼神經質的？」

微笑地接過茵茵遞給他的日記；茵茵翻了身過

去。

日記潦草地寫滿了幾頁：

「……我又哭了，堅走後，我失去什麼似地哭

了！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除了一副卑俗的臉外，

就祇那一個型的嚴肅的臉？他們都不明白我，我上

哪兒去找什麼真實的情感呢？孤寂啊，我這顆孩子

的沒有寄托的心！

「都是些傻子，為什麼要把一顆真實的心完全

寄托在夢一樣的理想呢？我不明白，但我相信我是

聰明的，人活在這世界上的日子究竟是短的；爲什

麼不可以……這就是墮落麼？」

「那些眼睛釘着我，都是些傻子，他們都以為

我是掉進無限的深坑裏去了；真是這樣的麼？我不

明白，但是我害怕，他們都這樣望着我，沒有人能

救我呀，連堅也那樣望我……」

「……………」

他默默地合攏了冊子，扳過茵茵的臉，熱情是

正燃着那雙灰色的眼……。

「茵茵！相信罷，堅那樣望你是愛你

的……！」

凝着眼俯身下去吻着茵茵微顫的嘴唇

，茵茵滴着淚緊緊地抱着他；臉抹上紅暈

，額是更熾熱了。

……………」

在細雨朦朧黃昏裏，在雪花飛着的夜

裏，茵茵哼着輕快的曲子，用着跳舞似的步伐，挽

着他像野貓似地在街上跑；也在清早，也在夜裏，

他撫着伏跪在腳前睜大着眼的茵茵讀着自己的詩，

講着故事，望着雲天和星星……。

孤寂的日子飛也似地流逝着過去了！

(三)

是深冬了。

天灰黯得怕人；濃厚的雲在多少人心頭壓上了

陰影。

茵茵覺着悠長的日子是平凡而又舒緩地在漫漫

長夢中拖了過去似的。

度着生疏的狹窄圈子的生活，堅常感到被隔絕

到另一種生存意味中去的迷惘的空虛而緘默，他不

能推動這種生活；這樣，野性的茵茵就像被這種死

得沒有異樣的生活圈子陷住了似的。還沒誰想到誰

得離開，雖是一天一天的過，但這是多麼難耐的日

冰一樣地沉默了。

茵茵不在哼着輕快的曲子了，祇悄悄滴落着淚

；有時也狂般地舞着；也常在半夜，忽然衝了出去

在大雪地裏跑。望着這光景：他灰色的眼更像天一

樣灰黯着，沉默得老人一樣；常使得茵茵不能忍耐

地含着淚喊叫着：

「你幹嗎這麼死板着臉啊？不高興，你走好了

！……」

但一頭倒在他懷裏暢意地哭了個痛快以後，又

睜大着一雙亮的哀怨的眼，仰着臉凝視着他問道：

「堅！你說，不是麼？多麼死的生活呀！太死

了啊，這樣的生活！你叫我怎麼不厭倦呢？」

在這時候，他才興奮了一下似的，撫着茵茵的

柔髮，娓娓地訴述着生活真實的需要……在灰黯的

眼中透着明亮的光，使得茵茵孩子似地從他懷裏跳

了起來，熱烈地捧着他的臉狂吻着，兩個人都緊緊

地擁抱着笑，候着明天的日子……。

但是，一天一天，悠長的日子還是很慢又很慢

地過着，像在漫漫的長夢中似的。



雪花的眼
閃著一片
光。

茵茵還是沒有異樣地過着她厭倦的生活，他也無法把灰色的眼離開那灰黯的天。

誰都會驚異過自己怎麼會沉溺到這種境地去了的，但那像誰也不願意先離開了誰讓自己單獨沉了下去似的；茵茵就常常望着那一雙日漸陷落下去的灰黯的眼睛滴着淚，夢囈似地喘着：

「嗟！別離開我呀！……」

「茵茵！」

他說不出什麼，只緊緊抱着她；像是說要永遠在一起，但想着那一天一天死樣的日子，眼前厭恨她起着黑影，抱着茵茵像是無盡地向那陰黯的深坑裏沉了下去……

——是一個十二點以後的深夜裏：

當壓帶着滿腔的怨訴去找章，沒會着，懷着失望而蒼涼的心情回來時，茵茵不做一聲地，跑了出去。

大的鷗毛雪團在狂亂地飄舞；茵茵蓬散着髮跑；他怎麼也叫不住，倦乏地打着寒噤地在她身後隨着。

在茵茵和他常走的一條幽靜的馬路上，他們沉默地踽踽着。除了嗒嗒地踏着雪的沉重的脚步声，淒淒地只聽見狂風掠過頭上，打着嚴厲的呼嘯。

默默地，默默地走了許久，茵茵沒抬頭地往前走，雪落了滿頭的。

「茵茵！回去罷！不冷麼？」

茵茵祇把外衣裹緊了一下，聳聳肩不做聲。

「別這麼茵茵茵茵的！不高興，走好了！」

「幹嗎這麼不高興？」

他伸過手臂去圍她的腰，她滑脫了開。

「別管我！沒有什麼高興不高興，我覺得我是應該一個人走的！」

陰鬱地低下頭，望着腳踢着雪渣，淚在眼眶裏盈滿着。

「別這麼情感的！又聽見誰說什麼？」

「還要什麼人說？不是嗎？我該一個人走，我帶壞了你哩！噫……！」

帶着勉強的，冷峭的笑，淚珠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他再伸手拉過她，她並不推拒地就把身子偎緊了他，嗚咽着讓他拖了回去。

他想不出什麼可以再說的話，只拚着，捏緊着茵茵，兩肩抽動得很利害地，長聲嘆息着。

回到家，茵茵脫去外衣，就埋着頭哭。

他迷惘地望着她，過度的興奮和疲乏使得兩眼發黑；帶着憎惡的心情，身子止不住顫動的微慄，口裏像噴着涼水似的。

快兩點鐘了，茵茵忽然滿臉淚痕地站了起來，叫着要他走。

「你走！我不願意你在這兒！」

她睜着一雙淚汪汪的大眼睛。

「幹嗎你要待在這兒呢？我不要你在這裏，你跟我走！」

他伸開手想抱着她，她撇開了兩隻白的胳膊揮着：

「你走啊！幹嗎這麼纏着我？都說得好聽，教我讀書，但是你這樣纏着我，教我做了些什麼？」

「茵茵！安靜點！幹嗎這麼亂嚷？」

他強抱着她，她掙脫着，捏緊着拳頭捶他的胸，號叫着：

「你跟我滾……！」

「半夜裏這麼亂嚷，成什麼樣子？」

「還怕人麼？不要臉的！」

茵茵漲紅了臉，掙脫出一隻手就打了他一臉掌……

他憤怒地衝了出來，剛下樓，就又聽見茵茵大聲哭着喊叫；想回去，聽見樓下有驚異的語聲，也戰戰兢兢地從後門摸了出來。

風雪在夾雜着怒號；他顫慄着極倦的身子像才從涼水裏脫拔了出來一樣，昏花的眼前閃着一片白光，像茵茵在亂揮着兩隻白的胳膊……

天，是無盡的灰黯的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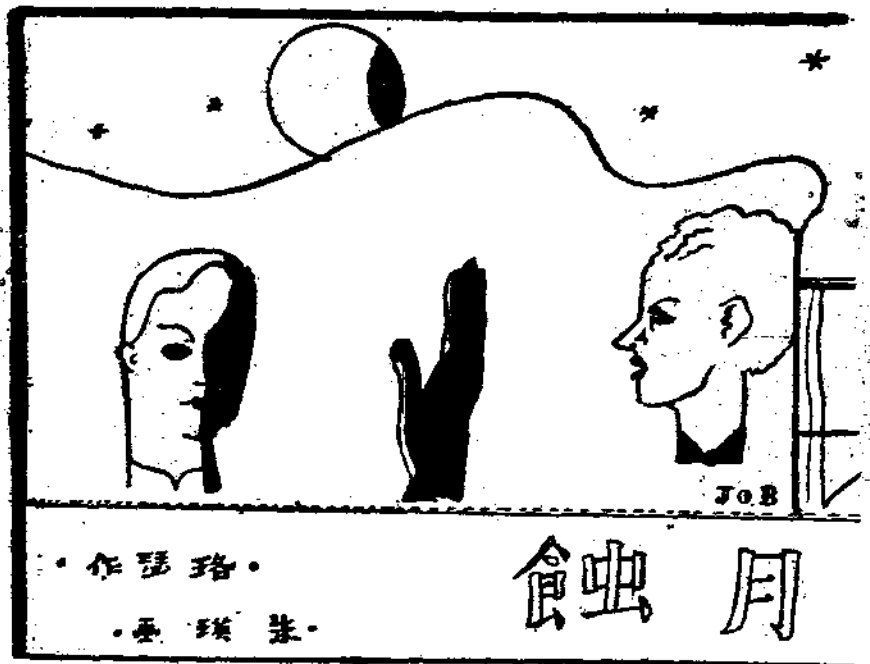
是飛絮時節：

堅在一個朋友那兒碰見了茵茵。

茵茵還是年輕地閃着輕快的笑，只是什麼都摸得的靈活的眼已經含着陰鬱和哀怨似的。

「幹嗎老了這麼許多，嗟！」

還是像往昔一樣地，她跑過來用手撫着他胸前



北平的大學畢業生正在組織什麼職業運動大同盟「畢業即是失業」也成了最流行，最深亮的口號，但是這是個多麼沉痛的口號呀！其間我從故都回來，雖然沒有畢業，但這暫時的休業，也讓我深深地味識到了失業的苦惱了——這裏沒有學校的恬靜，幽美，而僅僅是都市的繁囂，再加上這六十年來罕見的亢熱更令人煩燥，不要說是讀書，就是看報也懶得很。

白天滿眼全是白熱的光，暑氣從窗子裏透，把寒暑表上的水銀柱竭力地往上排擠。街上像是一隻死象，柏油路軟酥酥灰撲撲地動着讓人想到一隻死象。

熱氣。妹妹在不停地流着汗，天真年幼的弟弟不耐這異常的酷熱，時時啼哭，那尖嫩的噪叫加上母親和嬸嬸的嗚呼勸慰，灌到耳中就像喝了一碗熱湯，平空地更熱得兇。這是什麼日子呀！

黑暗來了，驕陽雖去，却留下了可怕的餘威；任你在院裏灑多少次涼水，總感到熱氣上蒸，而且院子又小，更別想得一絲風涼！輪在藤椅上就有天落在鼻子上一般窒息的感覺。若想到到房裏納涼大睡，身下的被褥，偏偏和你作對，噓着熱氣，把你逼走，尤其這都市是夜的領域，街上的車馬聲，人聲——叫賣，謳歌等等，總得過了三點才得漸見消停……夜也是依樣地火辣辣的！

三天沒得睡了，眼睛不免熱熱地刺痛，但可惱者在心目之不能合作——眼睛疲乏而心裏清醒，越清醒越忿憤，越忿憤越清醒，更不能睡了，最後我想到我也許該變換一下生活的方式，出去走走，反正儘關在家裏也不能入夢的！

我竟坐在一座屋頂的雜耍場中了，這裏要比戲場，影院涼爽得多，四圍綴着五色小電燈，放出微弱的的光芒，台上很亮，那裏有兩盞放著白光的煤汽燈，綉簾不時有些擺動，居然還有風呢！如果往遠看去，便可以看見那條最繁盛的 *Windsor Square*。像一條火龍伸下去，聳立的燈塔，便是聳動着的虹霓，牠身上的燈光在閃閃，在幻幻，演出了都市的活力，但也就是都市的罪惡點！霓虹燈亮着，流動着，那打飄的深紅色彩，讓我們聯想到勞苦階級的

十點過了，人漸漸來的多——男人，女人，喧笑，調詢，汗氣，粉香似乎又組成一個另外的世界。我有點窘，我想逃避，但回去伴那烘人的床麼？我不由地又坐下來，幸好我的位子比較偏僻，是在一個角落裏。

台上的「玩藝兒」一場場地換上換下，但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僅僅要來這個地方坐坐罷了，且看那些男藝人的插科打諢還不如看那碧悠悠的夜幕，女藝人的秋波流盼也抵不了天末雲暈見的小星。

場中轟然靜下來，我不由地向台上望過去，只見一位中年男子端正地坐在中間彈絃子，他左邊站了一位四十多歲的戴黑襪子，右手擊了一把琵琶，「羽扇」，臉上沒有表情，但能令人直覺到他的樸。隔了一張桌子——也就是絃師的右邊，

地站定了一位十七八的女郎，她不像——也不像是城市的姑娘——油黑的大長腿，

一件灰藍的旗袍兒鬆鬆地纏在身上，風過處，便有十分的瀟灑。右左手擊着鼓棹兒，左手握了兩條深褐色的木片兒互相打擊，清脆的音響和上絃子，極似山中泉水流刷着石。有時絃一搖一低「L」的一聲，非常之深沈有味。她靜靜地莊嚴地站着，好像是一直也沒抬眼皮兒，但那一付水汪汪的眸子，決沒因了那裏面且長的睫毛掩了光彩。臉上沒有笑容，白哲的皮膚，又緊張又勻觀地鋪在臉上，似乎每個毛孔全很舒展的排列着，而且由其中透出一股令人不可侵犯的氣息來，那是尊嚴，是穩重，是素

病一般香，像冰雪一般涼。

我抬頭看看天邊閃閃的小星們，她們似乎顯出黯淡，月亮不知在何時悄悄地走出來，像是一位潔身自好的君子，她的左近，再也找不到什麼小星，只有那銀的圓盤。她無言地散發出晶瑩的光輝，而星光無的，我能在別處也才尋到過。

「這是誰吞吞的河兩聲子，很有個勁兒，真代詞台，那是老頭兒是地……」聽她的話，我放了我的心，聽聽，聽聽，聽聽了，「河兩聲子」去以前，還沒聽過呢。

那黑黑的「圓盤白」完了，緩緩一響，「唱」更開始，大概是三國演義的一段。誰吞吞和他父親一問一答，誰一連地唱下去，其中帶了很沉重的悲憤調，非常之淳良深厚，再加上笛尼的長音，於聽覺之外又加了不少如怨如慕的假象之致。

一個終了，掌聲中便消失了她的影子，觀客中的陣陣又起來了，一位我前面的老頭子明明地對我向他左鄰說：「這才是真本事呀！純粹地賣藝，專在調子唱，這堂會全一不虛……」

自然他無意聽我聽見，但我個個聽見了，而且非常感動，心裏熱熱的，喜歡我，聽聽地那有一般滋味。台上又換了別的「反響兒」我個個地抬起頭來，打算在平天的明月中找到一些我失去了的東西，它將給我清涼，舒散，欣慰，興奮……

我獨自踏着月影回家，不知為何，「出泥泥而不染」這六個字總盤旋在我的腦海中，人有些真香

的元子。在這次欣喜中

加雜着寂寞，因為我的理想忽然實現了，我竟會想：誠有人，尤其是女人能和傳統的藝術力量宜戰，掙扎，可以擺脫了環境的支配，這是夢想，是有空，但最終圓滿了，不願見於那距離是呵！一個唱「反響兒」的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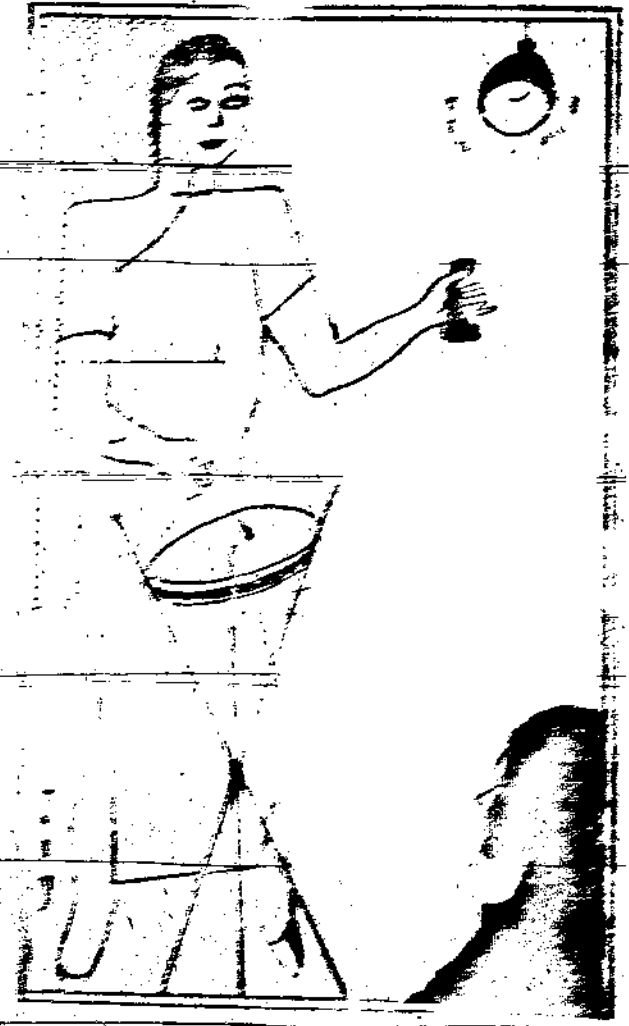
我不再煩燥，我天天去屋頂，那裏有香香，也有月亮。但我可不配作排角家，幾個夜夜必到那顧客一般，我連飯全不會，何況唱歌，不過，看見了月亮的清光，我每晚拍拍的拍：那是子宜宜的呆子，那又是多麼愛空虛的勻勻呢。我不心靜氣地打發了每一個白天，再飯飯地打發了每一夜。

沒着沒着的心情消失了，暑氣也減了，勢力，同時日子也就在其間偷走了。屋頂的雜物快結了，而我應該回我那偏僻平郊的學校去，未免遺憾麼？說不出！不過我總覺得我歡喜香香僅僅是向於每個，由於她之能自全於泥淖之中。

這一天又忽地暴熱起來，傍晚不見一絲涼意，飯後我照例地又踏上了去屋頂的路，那裏一切如舊，祇是香香忽地患了病，這真是一……

沒想到第二天晨報上便寫着她「到她的名字」，我心裏有些驚慌，就是生病，也不能把名字取消，原來的台詞又是以那張張的為目的，她人緣又好，不會中她的約的，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吧！但還不幸的消息也該見於「演藝界」的。

又過去了三天，香香還是沒有！看客少了一些，更有一部分人在那裏交頭接耳，驚呼，也正是說香香吧！但我聽不見，我以為多着聽了月光，帶着一點沉重的失望的心回家。



不再去屋頂了，飯後只呆坐地坐在院裏，去聽的月光，帶着一點沉重的失望的心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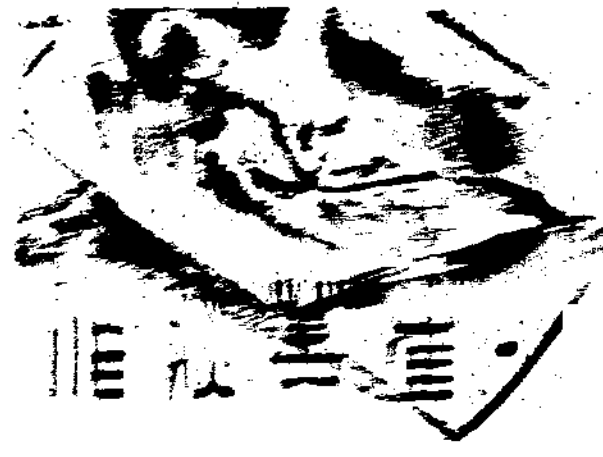
多。舅舅來了，他是位無賴的老者，似乎天天地聖德三教九流也全聽得，每次來總能使我聽他的談話而忘倦。但這次我不再那樣地認真，他和母親坐在東北角上，舅媽照例地站上了，我為一聽也沒聽，我仍看着那天，十五的月亮真大，真圓

沒想到第二天晨報上便寫着她「到她的名字」，我心裏有些驚慌，就是生病，也不能把名字取消，原來的台詞又是以那張張的為目的，她人緣又好，不會中她的約的，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吧！但還不幸的消息也該見於「演藝界」的。

又過去了三天，香香還是沒有！看客少了一些，更有一部分人在那裏交頭接耳，驚呼，也正是說香香吧！但我聽不見，我以為多着聽了月光，帶着一點沉重的失望的心回家。

出

望



● 畫 畫 下 色 ●

在樓上樓下，滿座滿座的紳士淑女們在舉行的歡

樂舞中，穿著雪白的服裝，滿座滿座的紳士淑女們

，三番五次地來往的華爾茲女士們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厥的舞臺，先施而後的大男女舞星在舞池中央大放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一王律師得意地笑。

這社交的能手，華小姐每天不知要舉行若干次，所以並沒放在心上，然而在那教授覺得好像和初戀的女人握手時一般感動。

記憶力強的讀者，大概還記得舊京大戲院會演過一部題名「波浪之歌」的國產影片罷。

「波浪之歌」的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心懷壯志，

上山求學藝的青年，因經費不足，投宿於山村的老醫師之家。老醫師之慷慨，好打不平，所以生平結怨甚多。青年投宿之夜，適有暴徒多人，包圍老醫師之宅，欲行不法，幸為青年所救。老醫師心感之，呼其女蕙英出面見禮。蕙英年方十七，天真嬌羞，青年一見傾心。但因功名心盛，急於上山學藝，故翌日仍匆匆別醫師父女而去。途遇一賣解女郎，亦心慕青年之美俊，青年窮苦，賣解女郎解囊相助，於是遂結不解緣。老醫師因樹敵太多，且年老力衰，終於為暴徒所害，其女蕙英孤苦無依，乃去追隨投奔青年。青年初志本為上山學藝，然現在一方面為嬌羞的賣解女所包圍，一方面為可憐的少女所依賴，便閉住眼睛，一任運命之擺佈，三個人同度着這苦悶自解的波浪生活。

在這部「波浪之歌」的影片中，飾那位楚楚可憐的山村幼女的便是現在紅極一時的文明星華蘭珍。我們的魯教授第一次賞識這位華小姐，也是在「波浪之歌」那一天。

魯教授是曾經演過的人，家有妻子，在巴黎留

學才，所以女伴在他眼中，並不是非若可也。

可是不知甚麼緣故，他竟對於那位山村的少女迷戀上了。心心念念不能忘記那位少女，所以見着朋友便整稱「波浪之歌」演得如何如何好，勸大家去看。旁觀者清，有一位好事的朋友，便在永安公司買了華蘭珍兩張照片，贈給魯教授，魯教授受而藏之，感謝不盡。一方面自己親身跑到戲院裏按照像片的尺寸，配了一隻全邊的玻璃鏡框，置於案頭。同時又題了一首打油詩：

「客齊人靜夜深時，
老去魚鰾向發聲。
漫向樓前輕吻去，
醉人之處少人知。」

有一天，一位在報館裏混飯吃的朋友莊念慈到青年會訪他，見他案頭放置着一張華蘭珍的照片，便笑向他說：

「老兄不必心高妄想，華蘭珍早已歸教有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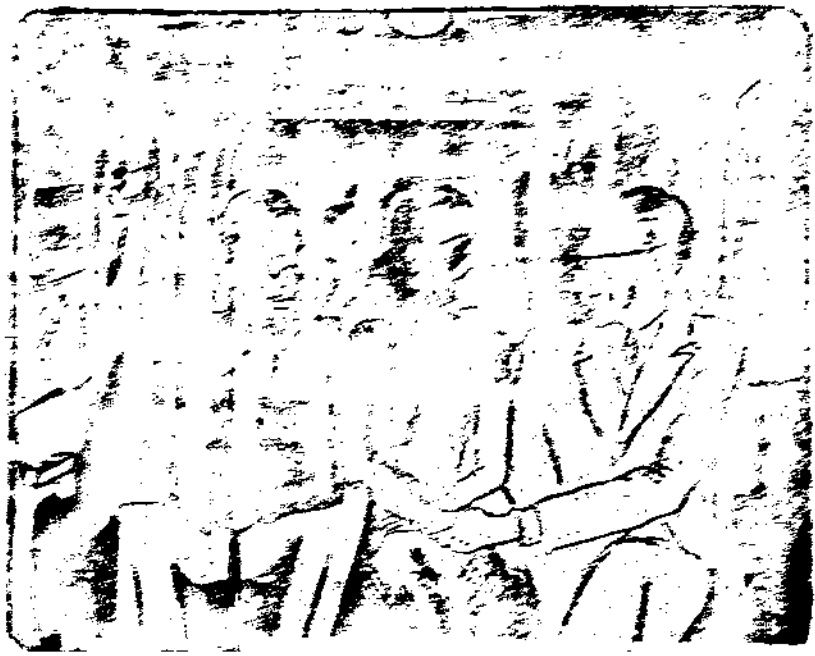
念慈原不過和魯教授開玩笑，其實華蘭珍在入電影界之前，早已和她的丈夫離過婚了，但魯教授不知念慈的話是戲言，表面上雖對了一笑，表示毫不在意，其實心裏痛苦極了。他這時痛苦是在說別的，因為他是有年紀，在地位的人，不能像年輕的學生們那樣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緒。他雖滿心愛慕華蘭珍，然而他在朋友面前都不敢露出來，老怕朋友罵他：以兩大的年紀還捧女明星，無聊！

起這首詩，他每想起一個老伴對着一對肥春的貓戲

魯教授懷着發奮行動的心，隨着王律師，華小姐在大花園的二門口下了汽車。

大花園是坐落在那條路的一家樓閣的園林，據說這是一代名士袁漢雲的別墅所改造。大門宏異常華麗，用年紅燈一大顆一兩個大字。汽車可以直開到大門裏，到二門停下。二門有收票的地方，王律師把綠色的長票入場券給收票的人一看，收的人必恭必敬地用手指在裏面喊：「請是請是。」

這社交的能手，華小姐每天不知要舉行若干次



一進二門是一個噴水池，中間高高地立着一位慈面的觀音大士。池之右旁是一座洋式的平房，權作衣帽，電話間。從衣帽間旁邊走過去，是一個廣場，廣場上密密層層放設藤桌藤椅，以備遊客坐下來吃茶休息。廣場的右端是跳舞廳，廳之左側是哥而夫球場。廣場的左端是一條小河，河裏面可以划船，又建築着九曲橋，五龍亭等。這園林的規模之大，在上海是不可多得的。

魯教授，王律師，華小姐三個人走到靠近跳舞廳的廣場，揀了一張桌子坐下。因為預備多玩一玩，所以便叫了三客大菜幾瓶啤酒，先把肚子裝滿。

魯教授本是陪客的地位，但他情不自禁地舉起杯子，說是恭賀華小姐今晚出演之成功，大家乾一盃；華小姐也笑道：敬祝兩位先生的健康。

在吃飯的時間內，華小姐和王律師談了很多的話。從離婚後男人仍舊纏擾不清的個人生活起，漸漸地談到中國的電影界的內幕。華小姐對於他面前這位初見面的魯教授，好像已經交往過多年朋友的一般，在他面前說話并不絲毫有所顧忌。魯教授原是華蘭珍的崇拜者，對於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很關心地聽着看着，但越是關心，越發見這位小姐的毛病層出不窮。

魯教授生平最厭惡女人吃煙，而這位華小姐不惟吃煙，且其吃煙的姿勢和虹口一帶塗着滿臉厚粉

的衣冠動作。衣服不一定怎麼華麗，但總要適合自己的身分。動作無妨活潑，但不能失之嬌柔。這位華小姐的旗袍的袖子短到剛蓋住肩膀，又是袖口鬆曲作繡球形，魯教授覺得這完全是長三帶子及舞女的打扮。而華小姐的打情罵俏的賣弄姿媚，尤使他毛骨悚然。從王律師的口裏雖然叫的是華小姐，而



實際年齡至少有二十五六，但她偏要做出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之姿態。這在魯教授看來，只覺得肉麻。「那個小子太可惡了，我非給他一點厲害看看不可。」

魯教授正在想入非非，忽被華小姐惡狠狠的聲

「那個小子怎麼樣可惡法？」王律師照例是嘻皮笑臉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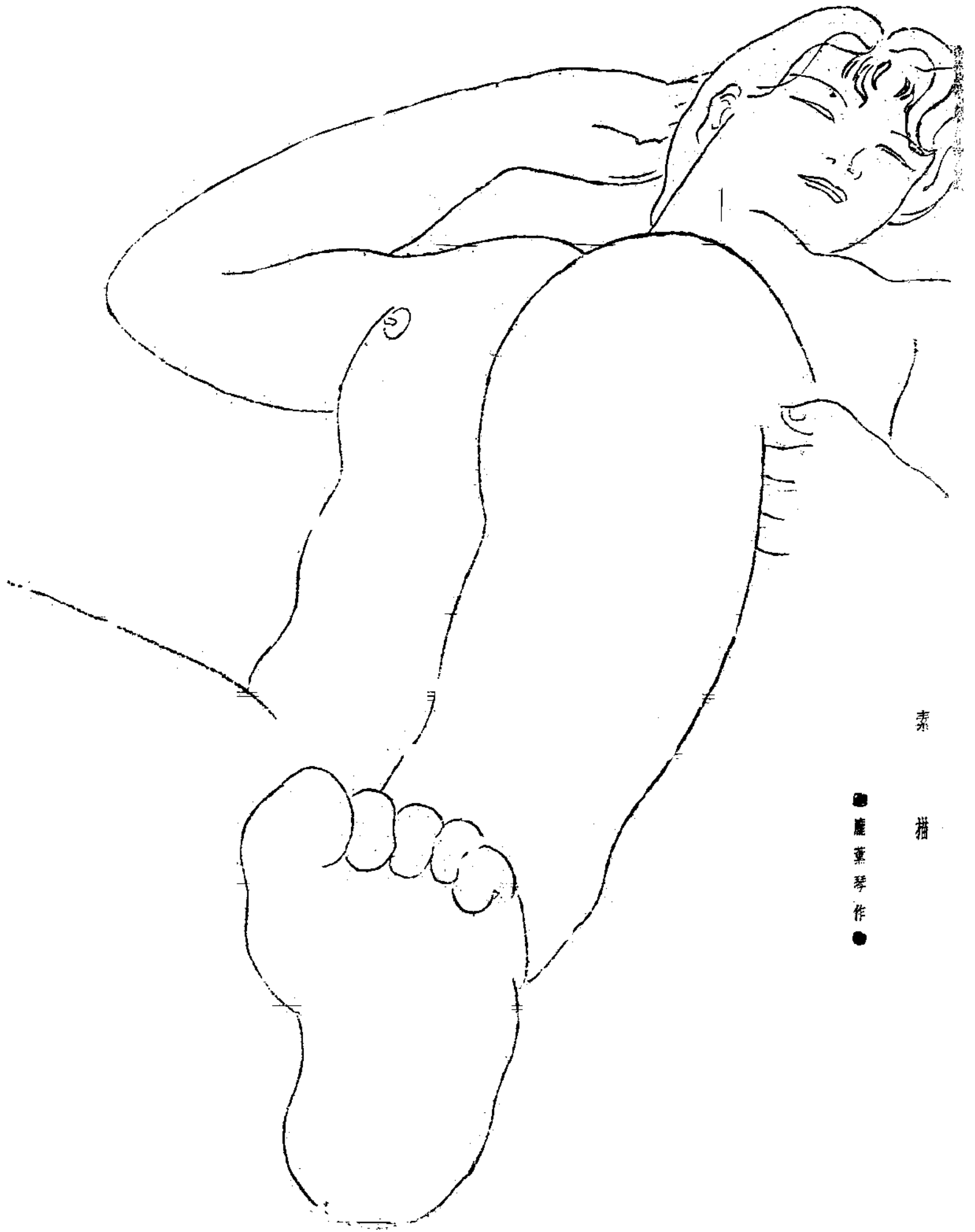
「說起來氣死了人。我從高等小學時代起，便有許多男人來追求。我住過三個大學，人家都稱我為紅粉荷，交際花，校花，皇后，多少男人都追求我，我理也不理他。姚良夫那個窮小子雖然和我結了婚，因為他太無用，我一脚把他踢開了。只有我玩弄男人，我幾時受過男性的玩弄？誰知道魏天民那個小子竟和我開玩笑來，他媽的同在一個牀上睡覺也睡了幾個月，現在說我這樣性格的女子他吃勿消，請我離開他，哼，真昏蛋！華蘭珍是這樣容易欺侮的呀！」

魯教授幾個月來奉為心的安琪兒的華蘭珍，原來竟是這樣一位無恥的潑婦。他深悔今晚不該坐王律師的汽車回來。

在社交的禮儀上講，他本該陪這位華小姐終席而退，然而華蘭珍那潑婦罵街的口吻，他實在沒有勇氣再聽下去，他便推說身，稍有不舒要早些回去。

「啊，魯先生想起了自己的情人罷？」華蘭珍推起滿臉的媚笑向着魯教授。但這給魯教授的是一種憎惡。

魯教授很失望地回到青年會宿舍，一開電燈，劈頭便是堆着臉滿媚笑的華蘭珍的半裸照片。魯教授走近書桌，從抽屜裏取出一把剪紙刀，把鏡框中的華蘭珍的照片，撒得粉碎地，撒到窗外，讓她



素描

● 鹿薰琴作 ●



在暴風雨裡

● 馬 夾 ●

雨落得很密了，風也吹得很大了。

和我寢室正遙遙相對的是一個矮的屋子，門邊牆角栽着一棵弱小的樹，風從天裏捲過來一陣一陣的飛砂，樹便東倒西歪地搖擺起來；灰色的屋子因着雨天的迷濛，愈顯得寂寞與蒼老，四週的，只是一些浙瀝浙瀝的雨聲和斷續着落葉的嘆息。

這時，從深處的弄堂口遠遠走過來一個矮小的黑影，他渾身被雨打得透濕，一件破舊的雨衣上正滾動着一點點的水珠子，頭髮和鬚鬚長得像秋天的乾草，兩隻手似乎很急促地在拍着那關得緊緊的黑門。

「誰？這樣急？」是門裏一個十幾歲小女兒的聲音。

她才說出這句驚異的話又折轉臉去向她母親輕輕地講：

「難道是法警送來了判決書嗎？」

門外的聲音慘淡地回答：

「小菊！我，妳的爸爸！」

呢啞一聲，小菊風快地把門打開了，趕緊抱着她爸爸枯實的手親吻，顯着很活潑，很自然的態度說：

「爸爸你回來了嗎？以後你是不是永遠地可以在家裏休養呢？看，你底臉瘦得這麼樣了！」

「唉……」他嘆了一口氣，然後抱起他的小女兒在懷裏

，這手，也憔悴的臉色上顯現着一絲激激的苦笑。

頭和腳



我擦了一次皮鞋。

「理髮店裏代擦皮鞋！」

我不禁聯想着。

「頭腳的美麗清潔，確是人們應該注意的事！」

舊式婚姻儀式裏，新郎鞋帽是用一個美麗端盤盛着巡遊街市的。過年的時候，我們用三牲祭年神，三牲中第一件重要物品，便是一個豬頭帶兩個豬腳一個尾。魚是沒有腳的，我們到菜館中不是要吃一碗「划水」就是要一盤青魚頭尾。足見我們是看重「頭尾」或是「頭腳」的，人沒有尾，實在人們的腳和尾的觀念，已經混淆為一。

國家改換朝代的時節，不知什麼原故，也是看重頭和腳。滿清入關的時候下令薙髮蓄辮，勢力已及於漢人之頭，滿洲婦女是大腳的，大腳的風氣，雖想傳到漢人的腳上，但是始終達不到，所以我們的學者梁啟超不免一嘆：「強男之頭，不敵弱女之足，一王之力，不改羣官之心。」滿清亡了之後，到了民國，又是從頭上改起，剪辮子一幕，也不知演了多少悲劇，淌了多少眼淚，斷了多少手指（這是以手護辮，手遂被剪），破了多少耳朵（這是因為偏頭避剪，剪乃傷其耳）送了多少性命。（這是在船上和橋上剪辮子，結果使被剪者入水斃命

● 于 且 ●

有一天我到內地一個理髮店裏去理髮，無意中旁着一位女郎的座位。那理髮師手忙腳亂換剪子替她燙髮，我注意那櫃台上燒剪子的火不是火酒的火，洋油的火，電爐的火，乃是一個小油燈（按這油是從菜豆子中榨來的）和那一溜黑烟向上冒着，觀之令人作嘔。

菜油的火不能使剪子乍然的熱起來，所以理髮師不得不要一個小伙計幫助，小伙計做的事，就是再多拿幾把剪子到後面去燒，後面燒剪子的火，不用說定然是一爐燒紅的木炭。

這是中西文化溝通的一個例證。這位女郎顯然就是中西文化溝通下面的一個犧牲者，她頭上滿着了煤煙焦炭惡臭，要照這樣來造美，那末「美」就着實有點可憐。

不過我是很幸，走出大門之前，承理髮師的好意，他叫小夥計替

不知是那一位聰明人的提議，女子也要剪髮了。守舊的人，固然是抱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意念不剪髮。就是新的人物，也有的發出特殊的議論：「女子之髮不落，全靠着鬢的重量，頭髮因鬢之重墜，與皮膚固結不解，換句話，就是皮膚之髮孔，因鬢之重量愈墜愈緊。反之，髮剪去之後，髮孔變鬆，數代之後，女子有成爲和尚頭之危險。」

無論如何，這話總帶一些恐嚇性質的。因爲沒有一個女子不怕成爲和尚頭。不過仔細一想，我們仍舊是不怕的。假使女子不剪，男子全剪，數代之後，男子也會變爲和尚頭。況且世界上沒有男子的特質專遺傳給兒子，女子的特質專遺傳給女兒，假使「和尚頭」一句話是真的，那末，數代之後，全世界都是和尚頭，那倒真是奇觀的。

不過我們想：這個預言是恐怕永久不會變成真實，所以我們的子女的頭髮仍舊是讓他短下去。換句話，仍舊是要剪，因爲要剪，又不得不注重美觀，女子就不免生出許多煩悶和麻煩。像我在篇首舉出的一節事便是好例。不單是頭上生出麻煩，同時腳也是一樣，因爲有美觀的頭沒有美觀的腳仍舊是不好的

。大都市中滿佈了美人的頭和美人腳的廣告。尤其是電影廣告，除了將明星的頭畫出來之外，還要加上一排排地腿和腳來吸引觀衆。



我看見過一回兵操，那個長官正在教練一排新兵，對於那些新兵的頭和腳非常的注意。我看且他喊「立正」的時候，專門注意

專門注意兵士的腳。我們以前看京戲，且角出場的時節，總是先注意他的頭，第二步便要看他的「跳王」，這個跳，就完全是腳上的玩意。踢球的人，應該完全注重腳的，他們又偏偏用頭來頂幾下以表示他們的技藝，我也曾問過用頭頂球的朋友，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想想笑了一笑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踢球的人，也是一樣，腳上的玩藝，偏偏地要「上頭」「上臉」。

頭和腳真是密切的相連着，可是也找不出一條大道理來說明。我們只覺得頭腳是要同樣的看重。

我曾經過一次有趣的試驗。有一次，我到一個朋友家裏去。我換上一件簇新的衣服，就是頭髮蓬蓬的，腳上穿了一雙舊鞋。妻說：「你這樣未免太難看，走出去人家也要笑你的。我說：「好！我去理髮罷！」說着我便走出去理髮。等到理好了回來，索興連鞋子襪子全都換上新的，然而我却脫去新衣，換上一件舊袍子。我問妻：「這樣行麼？」她笑而無語。等到我

邵洵美

以邵洵文之名而作「小姐須知」的沙龍派詩人。時代印刷廠和第一出版社的老闆。好客，健談，一見如故，在他的沙龍裏，便常是賓朋滿座。因為生活比較富裕，所以像「老闆作家」和「汽車文人」之類的稱呼，也在所難免。因出其第一本詩集「天堂與五月」，曾為郭沫若譽為模仿其「女神」。人是滿含着詩意，飄逸，瀟灑，便常是飄然欲仙的樣子。最顯著的商標，是下巴下的羊鬍子。



作家



徐志摩

中國的詩聖，西洋文學專家，歷任
 各大學西洋文學教授及主任。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
 南潯富紳的兒子，陸小曼女士的丈夫。
 曾一度轟傳鍾愛「南國」之俞珊，他所推
 崇的外國的作家，是：泰戈兒，曼殊菲
 兒，和湯麥士哈代。年前因視夫人疾，
 經乘飛機墮地而遭遇最大的不幸。

漫 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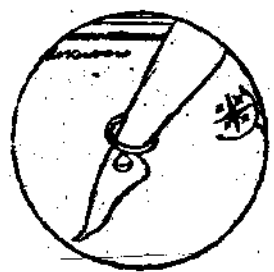
走到那朋友家中的時節，那位朋友的第一句話便是：「你今天真漂亮。我不禁愕然，冥想看頭和腳的勢力竟會如此的大。馬上問他一句說：

「你知道何以街上理髮店和鞋子店比衣店來得多？」

朋友也愕然，半晌，他說：「我不知道，你這話太奇怪！」

我說：「不奇怪！就是因為你們這班看重頭和腳的人太多了！」

(完)



無

春，秋，都是詩人們的季節，甚至於冬天也有許多咏雪、咏梅的詩；在夏天，詩人就很少有作品產生了，——尤其是不大喜歡歌頌太陽的中國舊詩界，

我想。

這自然是因為氣候酷熱，影響到人們精神的緣故。所謂「夏枯」，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

夏的

主

中國文人向來就慣於偷懶，愛閑適；夏天使人沉悶，煩惱，終日忙於揮扇，拭汗，飲水，兜風，詩意早就淡了一半。月兒比不上秋天的清朗，花比不上春天的燦爛；跨着瘦腿跑出去尋詩料的，結果怕祇帶了一身臭汗回來，於是詩人就祇好擱筆。

天

不過，這祇是就大體來說，在中國舊詩中，詠夏天的名句也很不少；隨便想到的，如杜甫之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李白之「

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楊簡之「梅

產生詩人的「正」詩，但是「歪」詩却有兩首可以贊賞的。除了上期本刊「感暑漫畫」介紹晉程曉的嘲熱客之外，民間也有一首很有味兒的作品，就寫在下篇做個結尾。



子流酸澀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蜀主孟昶之「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夏天雖然不大

夏日炎炎似火燒，

田中禾稻盡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下來了。

一霎時，她背後忽然發現了一個着黑衣服的男子，兩眼猙獰地望着她爸爸。

「喂！十分鐘早已過了，還不去！」

他，很驚恐，很悲憤地把軟弱的眼光望了一下那可怖的男子，然後，只得將女兒強勉地放下來，側轉身向他含淚的妻說：

「還有……六個月。」

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他又將那雨衣披在身上，垂着頭，默默地隨那法警走出家門去。

女兒忽然愁眉的問：

「爸爸！你即刻就來的嗎？」

爸爸也哽咽着答道：

「寶貝！我……去買點東西給妹吃，就……來……來的！」

這時，她聽見母親哭出聲音來了，才知道剛纔那個黑衣服的男子又是一個擒她爸爸入獄的法警，於是，她也嗚嗚地大哭地來，腦筋裏在想着她爸爸爲什麼要去犯罪，要去忍受這別人的威脅？她於這點上似乎覺得比她爸爸聰明得多。

在雨的迷濛中，陰霾密佈着天野，使四週愈顯得悽沉，兩個冷寂的影子漸漸地在模糊的弄堂口外逝去了。

這小女兒的微弱的聲音，還在門前頹喪地呼着：

「爸爸！爸爸！你歸來！」

秋風不停地狂吹，把那微細地音波混合在牆角頭那棵東側西歪，悲哀得呻吟的小樹枝裏。

一九三三，一〇，一三，上海。

買領帶

何世明

只要是買東西，無論什麼，我是一向便感到麻煩的。即使小到像買領帶，有時也會因此招惹不少煩惱。所以除了必要以外，百貨公司的門便從來懶於走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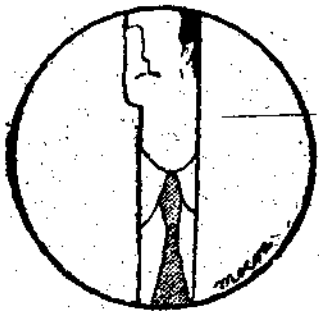
說起來似乎是笑話：買一條領帶，是小孩子也曉得的事。唯一的條件便是只要袋裏有買領帶的錢。跑到無論那一間發賣領帶的商店裏，把錢向店員的手裏一塞，他便自會把你所購買的領帶包好，恭恭敬敬的交到你手上來。手續非常簡單，所謂麻煩，根本說不上。至於袋裏無錢呢，那你是欲買不能。所謂買領帶的麻煩，壓根兒更不必說了。

但是話雖如此，事實却恐怕未必這樣單純。譬如你買的領帶就是一條，然而跑到店裏一望，擺在你面前的就有很多。在這些各式各樣的領帶中，揀擇一條你所最稱心，價錢又最合你自家的經濟情形的，這事情就有點不好辦。很多人便常會大費躊躇麻煩。

特別是像我似的人，麻煩會得更大。那原因，却大約在於我的年齡。要買一條領帶，帶中揀一條款式最漂亮美化的，跟着別人「摩登」一下吧，然而把手向唇邊一摸，竟沒有了鬍子。無論如何裝腔作勢，「摩登」是恐怕終究不行的。那末買一些顏色頂沉穩，又不會顯舊的呢，但對鏡一照，看看鬍子，也依舊稀稀疏疏，最多只能算是「籃球隊」。自認老，也未免過早。「摩登」既不行，不「摩登」又不肯，中庸之道，買一條間乎兩者之間的便最好。全黑色，就不論老少尊卑，紳士窮人，全都合宜。但是年年月月，一天到晚只紮黑領結，不太單調麼？

正因為我的年齡是間乎老者與少年之間，而性格又不大甘於中庸單調的原因，才使我買一條領帶，有時也會無端的招惹了不少煩惱。所以平日可以紮的領帶，我是一向只有一條的。等到殘舊不可用，才又重復買一條新的回來。前月因事到香港走走，裝束下船時，才發現可以紮紮的惟一的一條領帶，也已殘舊不堪了。香港是著名買領帶最適宜的地方。原因是款式既多，價錢也平。因此下船時心想這次應該可以多買七八條，省却以後的麻煩了。誰曉得到香港後，馬路足足逛了五天，賣領帶的商店，少算算就走了二十多處。而結果，却連一條也不會買得。非因所看領帶都不好，實在是款式愈多，揀擇愈多也。

買領帶是小事，但有時我倒以為有點像做人。這時代做人的方法有很多；時髦的主義，更是不少。譬如說：都市的少爺們大底都



喜歡享樂，掘金娘子，目的就在金錢。飲飲酒，作作情詩，高興時發幾句怨天尤人的牢騷的，是「浪漫」主義；隱居田園，植梅種菊，閒來無事，便填詞飲酒的，據說是「名士」主義；其他如樂觀主義，如唯情哲學，如法西斯替以至於老舍先生的「胡塗」主義等等，實在多不勝數。若要在這些各式各樣的主義中，擇採自己可以信奉力行而又能終身不變的，那情形之難，也像我的買領帶。

以前的讀書是幸福多了。一生只有一條路好走。那便是「由讀書而做官。」只要用心地向古舊的書堆裏亂鑽，出路是總得會有的。現在呢，情形就不同

了。自飛機，毒瓦斯，無線電報以至於獨輪木車；自民主主義，法西斯蒂，科學救國以至於念經拜佛，都同時的湧到你面前。擺着的路有很多。然而「往何處去」呢？便難免於使你躊躇，麻煩起來了。

但據說光明的時候總會來，絲毫用不着躊躇的時代是會有的。別人既然「如是云云」，便也跟着「胡塗」一下算了罷。要不然，還有什麼別的法想？這正如你的領帶已殘舊不可用而必須要買一條新的時候，無論如何躊躇，你仍舊遲早也是非買不可的。

(完)

孤

某年秋末，我曾因一點不很如意的遭遇，暫居於沿滬杭線的一個小城市中

雛

在城南市梢頭，有一宅被稱作「狀元第」的老屋，屋主是一位當地的紳士。據說在若干年代之前，這紳士底祖先

輩，曾歷述中過兩個狀元，這所老屋，也就是爲了要紀念這段光榮的家史而建築起來的，所以狀元的後裔們，就在這裏集族而居。大約近幾年內地不很太平，紳士已舉族遷往上海居住，「狀元第」交給一位過年的老者駐守着，三四年來竟沒有好好地修拾過一番，因此，如今偶爾推開那扇鏽然的朱門，裏面儘是一片破殘不堪的景象。當我被友人介紹到這裏來寄居的第一宵，便深深地爲這所老屋引起一種無意識的傷感。

屋子是三進的樓房，偉棟軒敞，陰冷中含有重份的嚴肅意味。後邊旁圍着一個小型的池塘，殘荷的幽香，時時向屋內吹送，一種超然世俗的情調，

最適宜不過的了。我徵得那位守屋的老人底同意，便佔有了東首的一間兩樓。

年青人底生活方式，是往往像跳舞一般的；狂暴的 Fox-Trot 雖然是熱烈，痛快，間或來一個 waltz，也會覺得十分舒服。我自己是一個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都市一切物質享受，無疑地使我感到滿足，然而在另一方面，對於都市特有的騷擾，穢膩，仍不缺少應有之詛咒。所以一旦變換到當前這種幽靜的地域來，深居簡出，埋頭讀一點自己所愛好的書卷，則心境之暢快，自有不可言狀之妙了。

然而美中不足的事情，並非完全沒有。每逢下午我躺在藤椅上小寐之際，時常會被一羣孩子們的吵鬧聲浪驚醒。因爲緊貼着這座「狀元第」的，是這城市理的一個初級小學，學校底操場，適巧是在我住的那間廂樓下面。每天散課以後，這羣小孩子便在操場上興起市面來了；踢球的踢球，打架的打架，玩得興濃時，便大家高聲喧嚷一次。爲了常常

生起了一點惡感。記得有一陣在被吵醒之後，我很氣憤地走到那個沿操場的窗口，預備狠毒罵他們一頓，可是當我一見到這羣孩子們天真活潑的情景，便不自覺的感到一種異樣的熱情，結果非但不忍痛罵，反而很高興地看他們吵着，鬧着。

一樓纖細得將要泯滅的重心被抽長了。不久，自動廢棄午睡的習慣，慫慫地做了這羣活躍的天使們底「壁上觀者」。

孩子們底心真是純潔無邪的，當他們發見了我這個每日倚窗觀戰的陌生人之後，並無一點岐視的態度，其中有幾個比較年初的孩子，也會仰着頭對我凝視過，但是從這羣可愛的小珠眼之表情看來，我敢擔保他們至多只是在推測「狀元第裏爲什麼多出一個人來」而已。漸漸地，日子過得長久一點，這些孩子們彷彿已經熟識了我底臉面似的，彼此間的成了日常相見的好友，當我每天看他們玩得起勁的時候，總有幾個頑皮的面孔，很隨便的立起來對

種有趣的局面，不知有若干應該讀書寫作的時間，都在這些孩子身上輕輕消磨過去。

記不清是那一天的事情，我不知怎樣地從這羣小天使的隊伍裏，發見了兩個體質異常瘦弱的孩子。一看他們的所貌，就可斷定那個十歲光景的，是另一位更年幼者的哥哥，兄弟兩人很少開口，也沒有打架吵鬧的事情，每逢他們的同學合夥兒在操場上玩耍的時候，這兩個孩子總是很孤獨的站在一旁，時而仰首望天，時而坐在地上玩弄，蜂草之類。球從他們身邊滾過，至多祇是兩人呆呆的看上一眼，情形彷彿提提起來踢一脚的勇氣都沒有。至於那羣活躍着的孩子們呢，對這兩個被遺棄於歡欣熱鬧之外的同伴，也好像早已習慣似的從來不曾注意；在許多小小的心窩中，也許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兩幅憂鬱的面孔之存在，然而這形象反映到我這一個「壁上觀者」的眼睛中，心裏就不免籠罩了一層薄薄的疑雲。

是孩子們的情感不融和嗎？是身體的不健全妨礙了他們底天真嗎？是不良的教育制度泯滅了他們底童心嗎？……種種疑問塞住了我底心胸，但是我終究想不到適當的理由來解釋這兩幅憂鬱的小面孔。於是，乘着傍晚時那位老守屋者送煤油燈來的機會，我把這樣事情向他盤問了。

一聽見說起這兩個孩子老年人，似乎稍稍感到一點驚異，他用了「你怎麼也注意到這事情」的口吻來開場，關切而且詳盡地爲我述說他們底身世：

第「裏」裏的後輩。因爲這位屋主在十多年前，曾經誘好過一個佃農的女兒，那農儒於紳士們的權勢，當然不會有什麼表示。紳士的太太是一個很有點名聲的「胭脂虎」，所以紳士雖然破壞了這個少女的貞操，還不能公然納妾，祇是秘密地養着。直到四五年之後，紳士太太病故了，佃農的女兒滿以爲自己從此可以名正言順地做一個結紮，不料「狀元第」的族人，都不能同意這辦法，結果是紳士又另娶了一位所謂「門當戶對」的妻子，而這個不幸的鄉女，却在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時候，鬱鬱而死。留下來的兩個孤兒，雖然由紳士負責雇人扶養，可是紳士的家人始終不承認是他們的骨肉。因此，當紳士們舉家遷往上海的時候，也沒有帶這兩個孩子同去，現在是囑託這裏的校長管領着。

「孩子是很聰敏的，他們雖然知道母親是死了，却不知道還有一位這樣有權有勢的父親；他們倆從旁人的口裏知道自己是沒有家屬的孤兒，所以無論什麼事都很胆小的不敢動一下，真是太可憐了；……爲了這兩個孩子，我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呢？」守屋的老年人十分感傷地結束這個故事，他的眼皮慢慢閃爍來了，兩行淚水掛在他蒼老的臉上。

是夜，我通宵失眠，心靈上感覺到無限的悲哀，不知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這兩個孤苦的孩子？

生活的重荷，漸漸有不能容許我再在這世外桃源似的「狀元第」中逗留下去，在無可奈何的情境

市。

人類畢竟是富於情感的動物，我和這裏守屋的老年相處雖僅數月，彼此都很融和，尤其是從那天談到兩個孩子底事情之後，更在無形中建樹了更深的友情。所以一旦聽說我要突然離去，這老年人也不免稍稍激動一點傷感的情緒。同時他爲了要盡一些地主之誼，堅要宰殺他那隻已經孵過一雛的母雞，替我饒行，誠懇之情，簡直使我無法推却，於是我很感激地接受這老年人的盛意。

臨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從城東友人家回來時，守屋的老年已經在大門前的榆樹根下準備殺雞了；那隻母雞的雙足被綁得緊緊的拚命鼓動着翅膀在地上亂滾亂跳。剛從學校裏散課出來的一羣孩子們，都在很高興地等待那老年人動手；有的拾了些小石子去投擲雞的頭部，有的偷偷地拔着雞毛，預備回去做健子湯，弄得那隻雞不時咯咯地亂叫着，可是孩子們却彷彿得到了勝利似的拍手大笑起來。直到雞的尸體從守屋的老年手中掉到地上之後，這羣孩子纔很滿足的各自散去。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發見那兩個孤獨的按子，懶懶地站在榆樹背後，遙對着母雞底尸體發默。

傍晚，廚房中鷄香四溢，食慾爲之強烈不少，可是當我發見庭院中有兩頭小雞凄慘地在庭院的一隅，心裏忽又浮起個憂鬱的孩子底臉面來了，翌日在旅途中，我無端想起要重讀一遍 Moliere 氏的兩雞孤。



小老虎是個著名的拳師。因為每戰必勝的緣故，他的真姓名倒給人們忘去了，在每次拳鬥勝利時，四座高呼「小老虎」的聲音，和掌聲一般的熱烈。報端所載關於他的事跡，也是循用着「小老虎」三個字。於是小老虎的威名，在無數拳迷的心目中，竟成了一個特殊的偶像。

這一夜，適值是在他的休息期內，他是個好動的人，怎肯便躲在房裏早早睡去，晚膳用過之後，他不消半刻工夫便選定了今晚的消遣了。露琵不是在附近的戲院表演嗎？露琵的盛名，他早已有所聽聞，這歌舞界皇后究竟值得人們那樣狂熱的傳揚，他非親自看過不可，方今之世，娛樂界所用以欺人的手段太高明了。

到戲院賣票間的時候，那裏已經有很多西人，長長的站成一條線，順着次序的守候着，小老虎好容易才買到了一張票子，他的心已有點不自在了。可是——

兩點鐘後，小老虎後悔了。他後悔自己為什麼不早點來看她，她上兩個月不也是在這城表演過嗎？自己到今日才得初親芳容，遲了，太遲了，她那柔軟的誘人的身段，可愛的膚色，耐人尋味的笑容，和那一雙含情脈脈的藍眼睛……在拳台上從來不肯甘拜下風的小老虎，現在整個樂意的給她征服了。

小老虎的經理人克比，是認得露琵的。在戲台後面的化妝室，克比介紹他與她相識，他不知怎的，頓時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侷促。她現在比在戲台上更覺可愛了。她的眼睛更其柔順了，她的笑容更其嫵媚了，當她微笑對着這少年英俊的拳師。

在露琵呢？這回簡直是她自現身舞台以來最誠懇的一次。她一見小老虎，便知道他是她理想中的伴侶了。在這兩方的磁力之下，他倆不日已成為很親熱的一對。隨着那個禮拜，他和他無時不在一起，狂熱甜蜜地相愛着。

這對於小老虎的前途是很危險的，最少他的經理是這樣想。他屢次規勸小老虎不要為她誤了自己的前程，他那裏肯聽。克比見勸無可勸，一時計上心來，弄了一套小小的把戲，故意給小老虎誤會露琵是個朝秦暮楚的女子，一怒之下，憤憤然和她絕了交情。

小老虎的怒氣太盛了，老是拒絕見

電影小說 鑽石之愛

鑽石之愛

IT AIN'T NO SIN

Paramount 蒙拉派：司公片製
Mae West 絲蕙梅：劇編及著原
Leo McCarey 利加麥：演導

演員表

The Cast

Rudy Carter.....	Mae West
露 瑟	絲 蕙 梅
Tiger Kid.....	Roger Pryor
小 老 虎	亞 賴 拍 羅 傑
Brooks Clayborne.....	John Mack Brown
白 樂 斯	朗 白 克 麥 翰 約
Molly Brant.....	Catherine De Mille
瑪 利	爾 密 地 琳 絲 凱
Ace La Mont.....	John Miljar
蒙 拉	珍 爾 米 翰 約
Kirby.....	James Denlan
比 克	倫 唐 士 姆 占

她，不肯給她一個替自己辯護的機會。

她傷心極了。不久以後，和別一間戲院訂立了合同，到別一個城來登台。她依然是歌舞的皇后，依然是全城最擁戴的紅伶。她勉強的昂着頭，立意向小老虎作一個稱心的報復。

戲院的經理拉蒙，是個極其陰險的人物。他本來垂青着院裏一個叫瑪利的女伶，現在却看中了露瑟，無時無刻不在向她假獻殷勤，瑪利雖然妒忌也無可奈何。

露瑟對於克比却無動於中，她的注意，完全集中於一個富家少年白樂斯的身上。於是，不到半個月，她已收到許外的禮物，尤其令人羨慕的，便是那些貴重的鑽石指環和耳環。她這時雖然態度有點不像從前的自然，但她到底是個善於表演的人，那些追逐他的男子，又有誰會料到她深藏在心坎裏面的一段失意事呢？

在這許多男子裏面，野心最大的是拉蒙。他存心把瑪利佔為己有，別的男子對露瑟那樣的造戀，他

有人家一樣的富有，饋贈鑽石的能力沒有人家一樣的充足。露瑟繼續的和白樂斯混着。

拉蒙帶小老虎到這城裏，安排了一場拳鬥給他。但在日期未到之前，他說費用不夠了，他的錢通買了鑽石送給一個女人去了。他引誘小老虎做一回強盜，小老虎祇得答應他。

小老虎蒙着面，給他光顧的女子也早被人用布罩着面部，所以他不知道她到底是誰。祇搶了許多的鑽石首飾。但不久以後，露瑟看見小老虎把她的飾物交給拉蒙，她茫然不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小老虎對露瑟的情焰，以這次再會面而從新燃着了。他走到她寓所來，他倆熱烈地相吻着，一會，他忽然把她推開，從前的怒火不覺又激發了。這種女人祇是有錢人的玩物，她並沒有真心向人的，他想。露瑟見他這樣決絕，祇冷笑了一聲，她再不

一般的冷硬了。

小老虎拳鬥的那夜，露瑟報復的機會來了。她偷把一點藥物放在他的水杯裏面，小老虎敗了下來。拉蒙因為恐怕人家來迫他要拳鬥賭輸的錢，要求露瑟跟他寅夜離城。

小老虎來了，他硬指露瑟害他輸了那場比賽，露瑟說是拉蒙害他的，小老虎大怒，一拳把拉蒙擊落地上，不幸，拉蒙竟因此而死了。

露瑟記起了拉蒙說過的一點計劃，於是取回了她的鑽飾之後，放火把戲院燒掉，算是拉蒙因為逃走不及給火燒死。這才解救了小老虎一個殺人的罪名。

他倆前嫌盡釋了。當他把她抱在懷裏的時候，整個的宇宙像已化為無物似的，存在的，就祇有他倆互相在對方眼睛裏所看見的一點真摯的愛，鑽石一般的愛。



你往何處去



作者小傳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一八四六年生於俄屬波蘭之阿布利亞。初習醫學於華沙大學，其後，與波蘭激進主義者數人成立新村於美國之加里福利亞；新村前途渺茫，於是顯氏重返故國，而從事於寫作。

顯氏為近世波蘭作家之第一人，自盡世實生活之寫述以至歷史小說與傳奇，均極擅長。「地之子」為其傑作，抒寫波蘭農民生活，甚得彼邦讀者之愛好。一八八〇年，其雄偉無匹之三部曲（「火與劍」、「洪流」、「米哲耳」）完成，氣象萬千，世有譽之新斯科維或仲馬第二者。

「殆至描寫古代羅馬生活之『你往何處去』(Quo Vadis) 問世，顯氏之國際聲譽於以確立。歐洲各國競相傳譯，英美法德各國舞台，且據之改編劇本。大導演家西席狄米爾氏近作之『羅宮春色』(Sign of the Cross)，其場面情節，亦多依據顯氏之書。

是後，顯氏即從事世界之旅行，足蹟遍英、法、意大利、西班牙、希臘、非洲，及遠東。一九〇五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其盡力於波蘭難民之救濟，頗為世人所稱道。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於大戰方酣之際，此波蘭文壇之巨人竟與世長辭矣。

異教的世界開始衰微了；頹廢，荒淫，暴亂而殘忍的生活充溢着這世界底都城——羅馬。新的教義從猶太地方，由漁夫們傳播了出來。那正是羅馬底君王尼羅當位的時候。

智慧而殘暴，風雅而荒淫的君王尼羅；如夢一般地美麗，如惡魔一般地邪惡的王后波比亞；博學多能，機警善辯的「丰儀盟主」俾東；助傑為虐的寵臣第格利；英勇年少的貴族維尼西；在世界之都城秘密地傳播着耶穌之教義的使徒彼得與使徒保羅；狡狴的希臘哲學家吉諾；美麗而溫柔，如同天使一樣的少女麗西亞；勇武沈篤，如同天神一般的烏薩斯——展開着，展開着這古代羅馬之偉大的故事。

「我還不知道她底名字——麗西亞？或是加麗娜？在家裏他們稱她為麗西亞，因為她是麗西亞人，可是她自己底名字却叫作加麗娜。那是一間神奇的屋子，有許多人住在裏面，可是，那裏却整天靜得如同幽林一樣。起先我並不知道這屋子裏住着這一位天人似的人兒；祇是有一天，在黎明時候，我見着她在花園泉水之中沐浴。憑着那愛神出現的浮沫，我向你發誓，從地底身發聲，」

從教督基女的誠虔的中之牢地



青年貴族與王后波比亞

的欲求，我沒有別的理想。我不要美貌的女人，我不要燦爛的黃金；我不要琥珀，不要珍珠；我不要美酒，我不要華筵——我祇要麗西亞。」

像這樣，年少的羅馬貴族維西尼對他底叔父「丰儀之盟主」俾東說着他對於少女麗西亞的愛慕。俾東以為這確是容易不過的，這不過祇是給一件新的玩具給他底姪兒而已。麗西亞，她不過是被質於羅馬帝國的一個孤女，祇要對尼羅王說一句，就可以把她召進宮來，將她交給這年青的貴族，讓他做

皇帝，那麼，那時當然更沒有麻煩。然而，俾東和維西尼却不知道在這羅馬帝國之中已經有了一種新的勢力生長起來了。他們不能了解為什麼這少女竟然會從輝煌的王宮中逃出，甚至於逃過了地所愛的愛人。可是，漸漸地，維西尼明白了有了一種新的宗教已經突入了這少女底靈魂，這新的宗教，是與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合的。他明白了，即是麗西亞愛了他，她也不會因為他底緣故而犧牲她底信仰，即使她也有快樂，那快樂也與他和俾東和尼底宮廷以至於整個羅馬所追求的快樂截然不同。所有別的女人都可以成為他底情婦，可是，這麗西亞却祇能成為他底苦惱。當他想到這裏，他感覺着憤怒與痛苦，但是他知道他底憤怒沒有用。將麗西亞帶走，那並不是不可能，假使他要這樣做，一定可以成功；然而，他同時深深知道，如果和他底宗教比較起來，則他底勇武，他底權力，全是無用的。那相信着刀和劍永遠可以征服世界而且控制世界的羅馬貴族，到底第一次地相信了除了刀劍之外世界上必定還有別種力量。於是，他就自己問着自己那別種力量到底是什麼。

新的宗教在地底之下傳播着，在人們底生活上加上了新的力量。在羅馬，在這世界底都城，在這荒淫而頹廢的城市，新的宗教傳播着。

雖然有高貴的門第，有廣大的財富與光榮，有俾東底機智，有武士底鐵腕，有尼羅王底一切底權勢——然而，維西尼却沒有辦法。他雖然能夠得到



被羅馬兵士虐殺的基督教徒

一個不顧意的身軀，但是他却無法把握那精神與靈魂。他苦惱着，他鬥爭着。而更使他苦惱的，就是那些猶太底漁夫們所傳播的教義，那些奴隸們，那些下等人，身為羅馬貴族的他，是從來不曾把他們放在心上的，而現在，他竟為着他們所宣傳的教義而苦惱。他鬥爭着，他彷彿着。

羅馬，頹廢的羅馬，暴亂的羅馬——殘酷的，荒淫無度的尼羅；盡情享樂的俾東，殺人越貨的羅馬，下等人擁擠着的羅馬。然而，在羅馬，新的宗教散播着。

在追求着麗西亞的時候，維西尼底武士被神勇
(請見四十六頁)

沉默的饒恕

(接自第九頁)

可是，終於，她打破了沉默。

「兩星期以前……」她說。

「怎麼樣？」

「我沒有想到……簡直想不到……我會到這樣的地方來。」

我沒有回答。

「啊，真是太美麗了！」她贊嘆着，緊緊着我的手。

我感覺得她是在向着我底懷中傾來。我想要吻一吻她底眼睛。

「可以嗎？」我溫柔地問。

她沉默了，她底表情變得莊嚴了。我們已經來到了燈塔附近的茅舍。到這裏，路已盡了，我們只好折回。另一條路通着險峻的山坡。我遲疑着，可是她說道：「來罷。」

現在，在這一條路上，我們可以完全看見教堂。我們向着教堂走去。太陽是隱隱的。

「為什麼這麼許久我們得不到你底消息？」她突然地問了。「你至少應當讓我……」她一直對着我底臉面望過來。

「為什麼？」我迷惘地問。

「因為你應當。」

「可是，我怎麼能夠？」

我有一點驚訝，找不出話來回答。

「現在，告訴我，你是怎樣在想？」她繼續說

着。

「我？」

「是的……也許，你把那一切全忘記了吧！」

「不。我記得很清楚。可是，你為什麼又要提起呢？」

「我很久就想問你的。」

「那麼，問我罷。」我回答着，深深地感動了。

「你以為我祇是和你玩笑的麼？啊，我知道你一定是那樣在想的。」當她見到我不知道怎樣回答的時候，她又很快地說下去，「可是，我告訴你，簡直不是那麼一回事。那一整年，我是多麼苦惱啊！」

「那一年？」

「當然，就是你在我們家裏的那一年。你還要問呢……最初，我自己……可是，我乾脆多生你？」

我狂熱地握住她底手臂。「說罷，說罷，我聽求你。我是多麼喜歡你啊！」

「我也喜歡你，」她同時說了，將我底雙手握在她底手中，吻着。「我……是喜歡你的，我永遠都愛你。」

「說下去罷，」我請求着，「一切和一切。」

我們一路慢步着，她一面繼續着說。

我愛她，不過是母親似地愛。」可是，當那一天，你要去那一天……」

她停了一會，又繼續說道：「那一天畢竟到了……我並有存心……我不知道是什麼使得我……可是我忍不住到了那裏。見到你底時候，我並不會存心吻你的，可是……」

「說罷，說罷，」我說。

「可是，突然，我見你走開……你一定以為我是在玩弄你，是不是？」

「我不了解你底意思。」

「我常常想着你是這樣在想着的。我想寫信給你，可是，有什麼用呢？其實，我之所以要你去罷，不過是……因為我突然害怕起來。」

「我知道。」

「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一直不給我一個字，一直責備地想着？」

「你為什麼害怕？」我問着，慢慢地了解了她底意思。

「因為我好像覺得有人來了。」

「你覺得……」

「就好像聽見走底上有許多底聲音。是的，腳步聲音。我以為是我底丈夫……啊，我是多麼害怕……那是多麼可怕……我簡直不敢到這屋一間事……可是，事實上，並沒有人——誰也沒有。我丈夫那天晚上回來得很晚。回來底時候，你已經去了很久。」

「啊，你是誰？」我不自覺地朝着海邊走去，小船底帆正在那裏閃爍。我暗自想着：『島上一遊之後，是經過了如何長的世紀，如何無窮盡的世紀啊！』因為來的時候在我身邊的是我熱戀的女人，而現在，在臨去的時候，她於我已經變成一個陌生的女人了。我簡直說不出話來。可是，她並沒有注意到；無疑地，她是將我底沈默看作柔情了。我

想着他，那位丈夫。那麼，他竟是有說過一句話。她並不知道，並且從來不曾知道她底丈夫已經見到她底信在我底脚前。他祇是輕輕地敲着門走了出去，過了許久才回，並且什麼也沒有說起。七年以來，他照樣與她共同生活，一直藏忍着他所見到的秘密。他總怒着……而總却從來不曾知道。

現在，我們來到了教堂近邊；教堂就在前面幾步路遠的地方。一條崎嶇的小徑就在前面，如果走下去小徑，幾分鐘後我們就可到達村莊。我急忙走下去，她也跟下來。

「幸虧我，」她說，「不然我會滑的。」我把手伸了過去，可是並不握她。『在想什麼？』她問道。我無法回答，祇把她的右手握得更緊一點，好像是在安慰她。

於是，爲了不得不說一點什麼，我談到沒有去看那教堂真是可惜的事。她笑了。『我們早就不留心地走過啦。』

『高興再轉去麼？』我問。

單獨和你來遊一次帆船，像今天這樣。祇是不要那船夫。』

『我是不知道穿帆的。』

『啊！』她說着，可是，又停止起來，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不便說出的事情。我也沒有問她。我們不一會就來到埠頭。小船已經揚起了帆，準備出發。孩子們又圍攏來，睜着大而藍的眼睛望着我們。船移開了。海變得更加平靜，合上眼睛，簡直就不大覺得身在海上。

『船在我底脚前，』我底德麗說。於是我就躺在船板上，把頭枕在她底膝頭。我怕把臉面朝着她。她談論着，她底聲音在海上散播着。現在，我明瞭一切了。我繼續在我底思想。我害怕她；我戰慄了。

『今天晚上我們再坐小船出來麼？』她說着。現在，她簡直變得有一點不可思議了。『今晚，坐一隻小船。你有別的，我想。』

『是的，』我說。當我想到那雖然對着她的某種偉大的、無可比擬的聰慧的行為，我禁不住抖擻了。

『我太快樂了，』我底德麗說。七年來她底命運的命運，使我戰慄，雖然她簡直不曾疑心到那去裏的命運。

『船在海面上遊着。我忽然想到，爲什麼不告訴』

點。然而，我不敢。我們拋錨了。我跳出小船，並且擁她上岸。

x x x

x

連載小說



于且作
李旭丹插畫

前 戲 故 事

大學剛畢業的墨華，還未帶一個方鳳。他發現他有一個同鄉：有一個皮教授和一個西裝少年也在追求他。他似乎覺得這很荒唐了，想了很久回家去。回到家裏，因為我不在家，父母的意思是叫他到上海辦事。到了上海，他打探西裝少年的消息，便在住的那家生里，租了一間房子。不知怎麼，有人對着他的名字寫了兩封信去警告皮教授和西裝少年。有一天，西裝少年，因為他從西裝少年那裏取來了那封信。但她不信這是墨華寫的。方鳳到了墨華那裏，脫了手上的戒指，在墨華正在洗衣服的盥盆，洗着衣服，洗了一會兒，天色晚了，方鳳拉他到一家旅館吃飯。無意中正巧方鳳父親的朋友，老老也在那裏請教，錢少爺領着方鳳父親要方鳳答應嫁給他的，方鳳竟忽然帶着墨華進去和他們見面，結果是墨華不好意思地走了，局面也就很尷尬。墨華自了之後，到一家小飯店去吃飯，方鳳也出來，可是追不到他，便買了一個麵包吃。

到墨華家裏。墨華回來發現了這包和這封信桌上的戒指，心裏另有一種滋味。方鳳的父親和叔叔老爺商議着怎樣想法去墨華而得錢少爺。次日，墨華一早去我同學家裏，心裏想不多是錢少爺的，什麼事墨華都聽他商量，從他家裏出來，用手入袋裏取手帕的時候，摸到了方鳳的戒指，他拿出來看，拿在手上，仔細看看不覺笑出來。他跳上了電車，無意地遇着莫梭利里，從莫梭利里那裏，他知道了方鳳原來是受了皮教授的主使。莫梭利里邀他回家去吃飯，席間，莫梭利里的父親問他着話，原來墨華這事的事，自己教授正在未其梭利里的父親寫他要辦的學校捐款。吃完了飯，兩人又回已教授家中。莫梭利里對已教授說：「這錢的事，家父已經答應，對於我在學校中擔任職務，則大不贊同。」已教授說：「這老老先生太客氣了，在學校中，你這錢的人，老實說也難得，我早就注意到你的成績。……」莫梭利里笑起來，說：「已先生，我成績真令我慚愧，我的成績不如墨華。」

已教授有點急，趕緊說：

「成績固不能以讀書為斷的。墨華讀書固然好，他辦事不見得比你強，而且這種事，非你不行。墨華在計劃方面不行，應付方面，又十分的欠缺，你知道讀書和辦事，完全是兩道。」

莫梭利里說：

「家父很賞識墨華的，他今天特地叫也帶他來，在已先生前墨華他替我。家父說的很切實，他說他本應自家來的。一是因為向來未拜訪過，二是因為有點瑣事！」

已教授一聽，不覺楞了一刻，隨即轉出一番笑顏。

「老先生更是過於客氣了。等這邊事情稍須弄的妥協，我們自當登門求教。老先生是我們這個學校的校董，也就是我們的校母，一切還要請他老人家指教。至於墨華兄的這件事，老先生既有此意，我們無不設法容納，不過要開會討論一次。實際所謂開會，也不過是一種手續而已。」

已教授又堆下滿臉的笑。說：

「不會吃，何妨吃一枝玩玩，不必拘束，我們此後便是同事了。」

墨華沒有法，只好接了他一枝。

大家靜坐了一刻。莫梭利里說：

「已先生，墨華現在真是鴻運當道的人了。他的戀愛成功，事業也成功了。」

已教授吃了一驚說：

「墨華兄是幾時訂婚的，竟不告訴我，何吝此一杯喜酒！」

墨華臉也紅下來了，他囁嚅道：

「沒有這件事，全是他的謠言！」

莫梭利里陡然將墨華的手一舉說：

「沒有，那裏來的戒指呀！」

已教授的眼中發出很銳利的光彩，他問見着戒指上的那個「鳳」字，他不覺失聲叫道：「是……是方鳳，方小姐嗎？」

他一面說臉上微微地透了一些紅暈，隨即恢復

墨華趕緊說：

「實在沒有這件事，這戒指是她無意丟下的。」

已教授發笑起來說：

「有沒有不圖緊要，墨華兄也決不會吝此一酒杯，這不過是早遲的開題罷了。」

莫梭利里向墨華使了一個眼色。他站起來告辭。

墨華也跟着站起來。已教授送他們出了大門之

他們並肩走了一程，忽然已教授喊莫梭利里回

頭，墨華因為只喊一個人，也未便跟着他去。只燈

燈地聽他二人唧唧噥噥的好一會兒。

廿四

他們並肩的走，仍舊是走到莫梭利里家中去。墨華本不要去的。因為莫梭利里答應告訴他已教授和他唧唧噥噥說些什麼話。

莫梭利里未說話，就笑起來。笑過了就說：

「我們今天是完全得勝了。你知道他和我說了

，兩人豈不要生衝突嗎？我看還是你來罷！一切的事有我，沒有做不來的。你看！這不是和盤託出來了麼？」

墨華聽了這一番話，真覺得人心是真可怕的。他想：剛纔的那一頭的變態，真是有趣。因為捐錢，便有高位置，就有教授遞香烟，話也說的格外切實響亮些。已教授本來說自己無能，後來聽見莫梭利里說他父親意旨，馬上就墨華兄也說出來了，香烟也遞過來了，「同事」也說出來了。到後來的結果又和莫梭利里說出來教授。人心的變幻，真是不可捉摸而且可怕。

想到此處，他不禁對莫梭利里說：

「今天要不是和你一塊去，準是一番沒趣」

莫梭利里說：

「以前你去過的嗎？」

「去過兩次了！」

「他怎麼樣？」

「他糊天糊地說一些四邊不靠譜的話。」

「那我們今天痛快極了！」

莫梭利里大笑了一陣。又接着說：

「我說是我父親叫你代替我的位置，你心中有些疑惑罷！」

「豈但疑惑，還有點怕。」

「他居然答應，你喜歡不喜歡！」

「那裏喜歡，只是更害怕。」

「臨行時他又將我叫回去，仍舊請我幹，一切便又恢復了原狀。如今你幹，是我父親的意思。我

豈不甚妙？」

「真是妙的。」

「真妙還不在此，真妙的是他在耳邊將我教授

必麼？」

墨華說：

「嘆的不是今天的事，乃是我自己的際遇。我初到上海來是找事，不圖又有什麼戀愛，如今戀愛也沒有什麼談了。反而弄出許多仇敵來。到底算了一回什麼事！」

莫梭利里說

「仇敵頂多不過是一個戊教授。」

「還有念茲。」

「對！還有念茲。」

「念茲之外，還有一個人，」

「誰呢？」

「一個穿西裝的少年。」

「這個人又是誰？」

「也是愛方鳳的一個呀！」

「這種仇敵怕什麼？」

墨華道：

「倒不可以輕視呢？我曾經向念茲說，情敵總不能將我害死的。他說：那是說不定的，古今為情而殺人者，比比皆是。你想這是我仇人說的，豈不可怕。」

莫梭利里倒也驚訝起來。

「這話真是他說麼？」

「怎麼不是，我替他捏造一句，於我何益！」

「這倒是要研究研究的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來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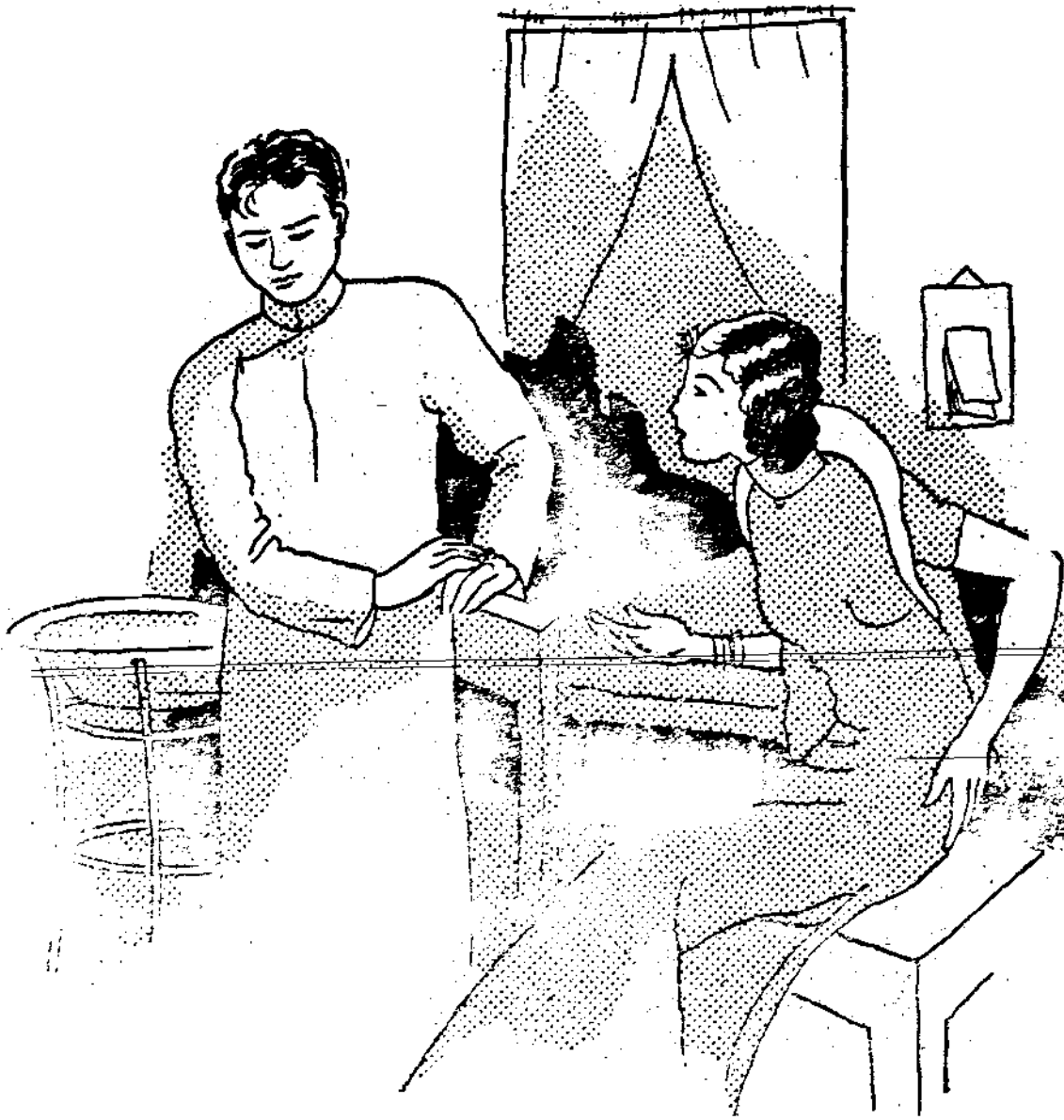
究一次。」

完一次。」

說着話他便拿出一張紙和一枝鉛筆，凝想了一

刻，便說道：

「中間最可注意的當然是念茲。你說點我聽。」



和你吃醋的話，全盤說出來！」

他哈哈地又笑了一陣子。而墨華不禁嘆了一口

氣。

莫梭利里說：



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負往直前驅除障礙。後來你便來了，我們也沒有再說什麼。你去了之後，他說，麥華，你講戀愛講得太遲了。講戀愛的時候，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後來怎樣呢？」
麥華說：

「後來他叫我到已教授那裏去。我去了之後回來恰巧在路上碰見他，他約我到翠已居吃飯。吃飯的時候，無意碰着了方鳳和一個西裝少年。不過方鳳沒有看見我們。我們先來的，他們後來，坐在我們隔壁的房間。」

我和念茲仔細聽他們說話。方鳳說她將我和已教授當作蒼蠅。那西裝少年就說女子愛誰，就是誰，男子不應因女子而競爭。

我聽了這句話，心中不禁痛快之至，不禁大叫一聲說：

「我現在白一切了。」
「後來他們便去了，我們也去了。」

莫梭利里說：

「自此之後，你便回了家。」
麥華說：

「對的，不過回家之前，我還帶着他去測一個字，問他的職業。他寫了『念茲』兩個字。測字先生說：『念茲在茲』第一個『茲』是指職業而言。第二個『茲』是指我，那便是說，他的事業，要應在我的身上。」

「回家之前的事全完了。」
「全完了，當然只限於和念茲在一起的。」

一面在不停的寫。

墨華注意的一看，只見他剛纔說的節略，全被塞在紙上。

兩方家庭，勢均力敵，可以進行。

已教授怎麼也愛方鳳。

已教授未見得勝利。

我以為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女人可以犧牲，一口氣不可以犧牲。

教授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解註直前驅除障礙。

講戀愛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翠已居的一切，只不過增加念茲心中對於方鳳的資料。

測字一節，完全與本題無關。

莫梭利里放下了筆，遞給墨華看一短。接著說

「你看錯不錯？」
「不錯，我解釋你聽，不過是全憑臆想，却

不一定是對的。」
我寫下來的，一共是四部分，第四部分，是有討論的，所以實際上只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行是他承認你有和方鳳定婚之可能。第二行和第三行是說已教授怎麼愛方鳳，滿含驚訝的意思。第三行嘆已教授之難成。

第二部分最可疑，我想他不是替你出主意。他是在表現他自己的個性。那就是說，假若他是你，他要照那兩句話行。假設他是已教授，他也要照那兩句話行。第三部分完全是嘆息。也是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假若你在大學三年級就愛方鳳。你已經成功，不勞已教授和你競爭。第二層是你也不會赴那教授宴會，你也不會知道已教授和方鳳戀愛，就是你不成功，也找不着你的仇敵。

綜合起來看，恐怕念茲是早就向已教授找事。他和已教授當然過從的很密切。但不知道已教授愛方鳳。所以以前和你說的話，並沒有什麼用意。後

了。」

「我想我並沒有得罪念茲之處，他恨我未必真恨，充其量，也不過將我的一切告訴已教授而已。畢業的時候，念茲一遲對於我很好的。我可以舉幾個例子，說給你一聽：

畢業的時候，他主張去探聽方鳳對我的意見，同時他以為方鳳家庭和我的家庭勢均力敵，可以配得過。

請教授宴會那天回來之後，是他先向我說，已教授怎麼也愛方鳳。後來我說已教授未見得勝利，慶來又說，我以為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

愛得得太遲。

他這個人總是一個可怕的人，從第二部分話中可以看出來，同時他又和你說過：

「古今為情而殺人者，比比皆是。」

所以他若是居心向着你，戊教授是危險，居心向戊教授，你便是危險的。

從事實上推測，恐怕他是向着戊教授。因為他是他的畢業後的同學，感情愈來愈淡。戊教授是他的功名事業提攜者，當然要向着他了。」

墨華聽了這一番話，簡直口呆目眩。更無法駁他一句。他只覺得他一番話比測字先生折字格外的好。他楞了半天說：

「念茲自然向着戊教授，怎麼向着我呢？」莫梭利里說：

「在你回家之前的對於念茲的推測，只能如此。你回滬之後的情形，再說出來推測一次，便更可以斷定他的居心如何了。」

說着他又拿了一張紙。

墨華說：

「我來到上海的時候，便住在義生里，義生里便是那西裝少年住的地方，是我們在羣已居聽見的。所以我也知道，念茲也知道。我找過念茲，念茲知道我說義生里，便說我在注意西裝少年。」

莫梭利里說：

「對呀！還有一個西裝少年。這個西裝少年給念茲知道了以後，與你頗有益處。假若只有你一個，念茲便更容易討好。如今有了西裝少年，他便難了，對付了你，還有一個。他一定要在你面前打探西裝少年的一切。」

墨華說：

「你預料的一點也不錯。他見了我，就叫我到已教授那裏去，一剎兒功夫，戊教授也來了。來的時候放了一副臉色，沒有說幾句話，就叫我到他家

信信正白署名是我。信中敘述我與方鳳共有三重關係，一是同鄉，二是鄰居，三是我被方鳳母親所愛，末了說我和方鳳有成侶伴之可能，教他不要從中作梗。」

莫梭利里說：

「這幾重關係有誰知道。」

墨華想了一刻。說：

「沒有誰知道，除非在畢業之前，和念茲閒談，如今也記不清楚。」

「那定然是念茲和戊教授串做的把戲無疑。」

「他做這一套把戲，與他無益呀！」

莫梭利里想了一刻，笑道：

「這倒是一個問題，是與他無益與你無損的一着。不過這是一件重要的事，不會無益的。」

他又想了一刻說道：

「我想這信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戊教授想探聽這三件事是不是真確。二是想你疑心這封信是西裝少年寫的。因為這封信一定成於和方鳳有愛情者之手。如今戊教授是受信人，你不會疑心是他自己寫的。你是當然沒有寫。愛方鳳者只三人，不是你；不是他，當然是西裝少年了。」

不過戊教授如果用這一着。他一定要問你和方鳳的關係，真確不真確，問沒有問。」

「問的！」

「他一定還要叫你打探這冒名寫信的人。」

「不錯，一點不錯。」

「那末，你到底打探了沒有？」

我是想打探，苦於沒有路。後來有一晚念茲從我家裏出門，忽然又打門進來向我說，他看見了西裝少年和方鳳，又喊我出去看，我們於是知道西裝少年的住址，他當晚就叫我打探。我因為事業還沒有頭緒，錢又不多，沒有那有閒空，便對他說，沒有事業，不談戀愛。我也不要打探了。」

莫梭利里笑道：

「他在我肩頭一拍。說兄弟不要急，我得專誠讓你，好朋友不失信，並且幫忙幫到底！你安心打探西裝少年的一切罷！」

莫梭利里說：

「你看，他的居心，他的手段，還有話說麼！」

他將桌上一張白紙扯了，嘴裏說：

「寫什麼，用不着寫，他做的事，和我們看指紋一般的明瞭！」

墨華聽到此處，回想上一次念茲所說的話，真是滿心的怒氣。尤其可惡的是

「你以後返見不見方鳳？」

見面切不可追問那兩封信。」

他竟敢若是一口開，用手在桌上一敲說：

「我這個人真是該死了，我的眼睛做什麼的。怎麼這樣的不識人呢？」

莫梭利里說：

「現在你懊悔以前的一切也沒有用的。還是要想出法子來應付。」

墨華沒有響，呆呆的坐在那裏，覺得手指有些難過，低頭一看，原來方鳳那隻戒指，圈口已經縮緊了，那塊翠倒有些搖晃。他的怒氣登時消滅，心中反有些懼怕。

他不由的用手摸戒指，莫梭利里也看出來，他說：

「一怒而碎戒指，便太對不起方鳳了。你這個戒指，到底是不是訂婚紀念？」

「那裏是訂婚紀念，是她昨日到我家裏看我洗衣服，她除下戒指替我洗，就丟在我那裏了。他說着便將戒指除下放在衣袋裏。莫梭利里說：

「那她是做麼丟的。」

「我想決不是的。」

「那她還是要來討的。」

「恐怕！」

「今天你一天在外邊，她是找不着你了。」

墨華想想自己出來這些時竟沒有回去。他立起告辭。

莫梭利里開了門牌，預備去訪他。

廿五

墨華從莫梭利里家中出來之後。心中兀自的思念着那念茲仍舊要他告訴他方鳳對於他的情景，那是萬不能和他說實話的。念茲自己無論如何是得不到西裝少年的消息，除非由他從方鳳處得來。他從方鳳口中得來消息去告訴他，讓他在戊教授討好，對他做不利的事，他也不能那末壞！

他想着便跳上洋車。心中便又想起方鳳給他看的一封信，信中措辭竟和戊教一樣，不是念茲弄的玄虛，又是誰？

他忽然覺悟方鳳的那封信，定然是從西裝少年那裏拿來的。西裝少年定然疑心他是那個寫信的人，我和他是同在一條巷裏的人，假設他知道我的住址，買兩個人打我一頓，那便糟了。

她一定能知道的，我能打聽他的一切，他難道不會打聽我。戊教授是我的仇人，念茲又是我的仇人。如今又加一個西裝少年，那真了不得。

想着車已拉到了巷口，他急忙付了車錢，下了車。那恐懼之心使他四面的望着，好像西裝少年故意在巷中指揮着人找他來給他一頓打。

他慌慌忙忙的走到後門口，猛抬頭，就看見那西裝少年立在門口眼睜睜的望着他。他心中立刻慌忙之至。他急急地從袋中抓出鑰匙來開門，恨不得趕緊走進去。

他三步兩步跨上了樓。在房中喘息一會子。心中想起了戒指，他恐怕那塊翠脫落下來。他用手到衣袋中去摸，只有一片金也一片手帕。

他立刻臉上變了色。料着這戒指定然是從門口於墨華手中去奪，那裏見着戒指的蹤影。西裝少

現在那裏有補救之方！

他啞然若喪的開了門。二房東笑嘻嘻地遞給他一封信。正是方鳳寄給他的一封信。裏面招呼他保存那戒指。

這封信裏的什麼「歉仄」，「原諒」，「苦衷」，「麵包」，「衣服」，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只有那：

「臨行匆促，遺戒指於桌上，敬乞注意存之，以便走領。」

幾個字在腦中刻下了深痕？

他拿着信，儘管在樓上坐着發呆，天色已漸漸的暗下來，晚飯也不想吃。四面蚊子嗡嗡的叫，他也不覺得煩惱了。

方鳳從影戲院出來，滿臉着一腔憤鬱，一肚子的忿怒。她一受刺激於西裝少年，便走出來去找段小姐，再去找墨華，一個人也沒有見，便更是一肚子氣。她滿料着和西裝少年到電影院去找墨華，總可以大白一次，那知遇着了，戊教授，再加一番刺激，她那樣心高氣傲，焉能經此。她一直回家，伏在牀上便痛哭了一頓。哭了半天，也未見母親來安慰過她。奶娘也沒有看見，小寶也沒有看見。

這是方鳳很難過的一刻，她難過的不單是刺激，尤其是得不着安慰。人到難過的時候，當然是恨不得放聲大哭。大哭之後是什麼？當然又是一片溫澀的慰語。人從小就在母懷中訓練出這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到老也不會消滅。

安慰時候的言語，最有能力的自然是慈母和愛人，親愛和性愛，本是不斷的在人們心中燃燒着。只須加一點油膏，便可以立刻蓬勃起來，一切惡魔，便不可避了。

如今方鳳與的一幕已經做過，接着第二場便是安慰，慈親的安慰，得不着。便想到了異性朋友，戊教授非其人，西裝少年已經是精神上受了傷。所

麵包，丟戒指的事。

她不等吃晚飯，便又擦了臉，塗脂抹粉的弄了一陣，坐車去找墨華。

她到了義生里，打開了後門。便問了一聲二房東：

「亭子間先生在家麼？」

二房東微笑着點頭。方鳳便一直奔到樓上去衝進了亭子間。

墨華房中的電燈沒有開，正是他仍拿着那封信發呆的時節。方鳳上樓的一陣脚步聲，他共總沒有聽見。

方鳳走進了亭子間，一眼便看見了墨華正讀自己的一封信，她輕輕舉手一搶，把墨華嚇了一跳。

方鳳一回頭就將電燈開了。

墨華很呆的向她一望。

方鳳說：

「望什麼，燈開早了嗎？早在樓底下和二房東說好了的。來客應該開電燈的！」

她說着話放出很輕巧的一笑。

墨華的靈魂似乎得了一帖養真劑，但不如往常活潑。

方鳳一屁股坐到牀上。手中仍拿着那封信，笑說：

「看什麼信，把戒指拿來罷！」

墨華的靈魂剛纔有點生機，被她這樣一問，又不知飛到何處去了。他覺得這戒指一事，無論如何，不能向她說，就是說也不能相信，丟去一個戒指，本不算什麼，不過這個戒指是有她名字刻在上面。假設他父母追究起來，怎麼說呢？這戒指不能不還，實際上還不出，這被人家疑心他人格卑污，隱約指，意在竊騙。墨華名姓就此沾污了。

這戒指何以會失去，當然是因為那西裝少年。他之所以生恐懼之心，無非是因為念茲的一切卑劣手段造成的。以往的種種，全透出自己的愚笨。說

他一句話也說不出。

方鳳倒嚇了一跳。

她不能說不要戒指，又無法討回。她猜不透墨華什麼意思。暗想着別是不肯還我戒指！

她心裏如此想，她不好硬逼下去。她無意的邊看着，看見桌上的一個陳麵包。她只好搭訕着說：

「麵包還沒有吃！你難道昨天沒有吃飽飯？」

墨華道：

「沒有！」

方鳳道：

「那末今天呢？」

墨華道：

「也沒有！」

「那末你是要謝絕烟火食了？」

「身體上是沒有謝絕，靈魂上早就謝絕了。」

方鳳道：

「我今天還沒有吃呢？」她說着便拿了那個麵包，便又向墨華說：

「還沒有壞，我們都吃一點。」

說着他便撕一塊給墨華，墨華只得接受着塞在嘴裏。他的精神似乎振作些。眼淚也沒有了。

我們須知道這是在乾嚼麵包，有難民風味的。

這件事在墨華或者不覺得怎樣，方鳳有點嚼不來。她忍不住的說：

「你去弄點開水來罷！乾麵包嚼着，使人難受。

不然我自己去了，我實在怕遇着對面的那個人。

墨華想：也不錯，不能說沒有茶喝，他無奈的提着空下樓。

方鳳說：

「對呀！沒有錢買汽水，茶總得喝一杯。」

墨華匆匆的去了。

方鳳看了他去了之後，便來檢查他桌上的書，

墨華心裏想，一邊寫着匪製少年，一邊寫着自己，中間寫了方鳳。她不禁笑起來。一面提起筆來，在

戊數授下面添了「更可惡」三字，西裝少年下面添

了「可惡」兩個字。自己（指墨華）下面添了「也

有一點可惡」。又在邊上寫了四個字叫「羣蒼蠅

」。寫到此處，樓梯上一陣足音，她知道墨華回來

了。便隨手取了兩本書壓在上面。便站起拿杯子。

墨華這一壺水提來，心中已經平了許多，他想

假設方鳳要迫求戒指，我只說不給他。不說丟去，

較為穩妥。

他兩人亂吃了一陣，墨華已經恢復了原狀。他

注意的看了方鳳一眼。覺得她真是美麗，眉梢角，

無處不透出天真活潑的意態。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

的光彩，從方鳳眼中流出來，籠罩全身！

方鳳也似乎知道墨華在注意她。她微微地一笑

說：

「戒指呢？」

墨華的臉一紅說：

「再多保存幾日罷，行不行？」

方鳳不覺微有點變態。

「你這個人真不是好人，難道想騙去我的戒指

不成嗎？我的戒指，現在只有兩條路處置他。一是

你立刻還我。一是我親自套在你手指上，也就永

遠不向你要還了。」

墨華心中翻騰的跳，但是一句話也不敢說。

方鳳此時心中倒真有點疑。她預料着這句話一

說，墨華定然拿出來，請她替他戴在手指上，自己

便可取之，一笑了絕。

何以他竟不取出呢？

方鳳當然是仍不肯放鬆的，她說：

「你到底還不還了？」

「華臉又紅起來了，慢慢的說：

「我實在還無可還。」

「你不還，我總有方法對付你。」

墨華站起來，向她笑說：

「什麼方法呢？」

方鳳真怒了，

「什麼方法！我今晚就去登報，說我在義生里

巷中，被人搶去戒指一只，人賊並獲者，酬洋四

元。自首者一百元。」

說着話恨恨的跑下樓去。

墨華要留也留不住了。

廿六

方鳳這幾句話，以為是很侮辱墨華。當時墨華

却並不以為侮辱。因為方鳳這一席話，正是墨華心

裏的話。他真想大賊並獲，更想竊者自首。

墨華當晚上牀之後，心中一刻也不甯息。腦

像走馬燈似的，一時想到方鳳，一時想到西裝少

，一時想到莫核利，父親，一時又想到已教授

就這樣迷迷糊糊地。

他夢中覺得戒指從

不動。自己很不高興的

「你要戒指，戒指拿過

。華從能得你一個戒指，也得不

又有何益？」

方鳳說：

「我並不是一定要找還戒指，一個戒指，是

件怎樣小的事。」

她說着笑着，笑的十分柔媚。

「既然在你處，又何妨戴在指上呢？」

自己聽了這番話，心中的怒氣，似乎仍未平息

說：

「處置這戒指，只有兩條路，一是你自己給我

戴在我的手指上，一是你自替你自己戴在手指上

。」

方鳳笑說：

「將就些罷，余先生！」

她說時那戒指一飛，就飛到他的指上來。

方鳳大笑起來說：

「你自己看罷！」

她轉身跳出去了。

自己跟着，預備將她抓回來，不圖在樓梯口一跌，拳就醒過來了。

這一夢醒過來之後，墨華只覺得四指上癢癢地，心中暗想着，別是戒指真個從窗中飛進來了。他趕緊開窗一看，第九指上原來伏着一個臭蟲。

他從一個臭蟲，便看見了第二個在壁上，又看見一個在枕上。枕頭一番看見幾個，墊子一掀，又看見幾個，頭一低牀腿上又看見幾個，一抬頭，牆壁上又看見幾個。

他一邊找一邊捉，他也忘記了睡覺。直待二房東連連的在樓下咳嗽，他纔覺悟是他費了電，下月要加房租，不得已熄燈睡了。

第二天清早起來，便到二房東那裏找報看，看過了幾張，也無一行尋戒指的廣告。便又跑到亭子間中去納悶。

其實，方鳳怎麼會去登報？她不過一時氣話而已。她從墨華家中出來之後，上了人力車，一直拉到家，她也無心再去理什麼報和戒指了。

墨華在房納了半天悶，底下二房東又喊：

「亭子間的先生，有客來找你了。」

墨華下樓一看，原來是莫梭利里。在百無聊賴的時節，會見着他，墨華心中頓覺一爽。

見面的第一句話是墨華說的。

「真該死，方鳳的一隻戒指，不知怎麼弄的，竟會丟了。」

莫梭利里也十分驚訝！

「怎麼會丟的，套在指上的東西會丟嗎？」

「不是，我在你家中的時節，就放在衣袋中，

「是！」

「怎麼能說是他？」

「因為我開門時，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我。」

莫梭利里嘆一口氣說：

「若真是他拿去，就恐怕不得回來了！」

「原是這麼說，可怎麼辦？」

「她來向你討還沒有？」

「來過來。」

「怎麼說？」

「我不敢說去，只是蠻賴着不還她。」

莫梭利里笑起來。

「這一着是好的。」

墨華說：

「但不是長局。」

「不是長局也不要緊，能賴到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再說。我已代你想出一個方法對付念茲和戊教授那一方，特地來和你討論一番的。」

墨華的精神，不覺突然提起了。

莫梭利里說：

「念茲總捨不得不來，來的時候，捨不得不開西裝少年的事。你以為將西裝少年和方鳳的關係說密切些好，還是疏遠些好呢？」

墨華說：

「恐怕是疏遠些好，因為西裝少年既是疏遠，他便可以放心，專門來對付我，我是已經知道他的用心，可以和他對付。」

莫梭利里說：

「對呀！我也是這麼想，只不過方鳳與西裝少年，我們還不能真正的知道。」

正在談着，外面又有人打門。兩人都猜是念茲，墨華跑下樓一看，却原來是方鳳。

她一見墨華便說：

「我以爲你去了，原來還在家中。」

「有客嗎？我有話和你講咧！」

「講也不要緊，他是我的至友！」

方鳳便在懷中掏出一封信，墨華一面看，一面便和方鳳上了樓。

莫梭利里立起身來。墨華便介紹給方鳳說：

「這一位是嚴譯名君，人稱之爲莫梭利里是我的至交。」

他們彼此說了請坐。墨華坐在那裏看信。越看越透着驚訝。看完了便遞給這位嚴先生莫梭利里。

這嚴先生儘看着笑。

方鳳說：

「這總是誰害余先生的。」

嚴先生更笑起來說：

「當然是念茲無疑了，羣己居的事，只有這幾個人知道，不是你，就是他，還用着疑心麼？」

停了一刻，他又問方鳳說：

「密斯方這封信是不是從在這巷中的那一位貴友處拿來的。」

方鳳點頭：笑了一笑。

嚴先生說：

「墨華已經受累不少了。」

方鳳說：

「余先生一切，是我深知道。我的朋友，他也認不得余先生。」

嚴先生又笑起來。

「恨却確是恨的，恨一個不相識的人，便是社會上一件可怕的事。」

方鳳說：

「昨天下午我來找余先生的並帶了我那個朋友，滿想介紹一下大家說說明白。戀愛不戀愛，本來不算什麼，受冤枉總得要辯白的。」

這一席話將墨華說得真是感激之至。這位嚴先生譯名也佩服到二十四分。

「密斯方沒有找着墨華呀！那時候他正在我家裏！」

方鳳道：

「我聽二房東的話，好像余先生在左近電影院，我便拉了我的朋友一同去，不圖沒有遇着余先生，却遇着戊教員！」

「戊教員怎麼樣？」

「他一遞說墨華是寫信給他的人。」

不利與我和墨華的話，這樣一來，我……

我奮然的走了，回家之後，……

來找余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這一句含有無限的哀怨。房中兩個男子都迷住。墨華只覺得她可憐。更無一句話可說。這個嚴譯名綽號莫梭利里的。只兩隻眼睜着她望。覺得真是可憐可愛之至。恨不得將莫梭利里化成范倫鐵諾，去抱着方鳳作一次吸唇吻了。

房中空氣靜寂着，憐愛的兩重勢力在空氣中交流着。那敲門的聲音，衝入他們耳鼓便格外清淅些。

嚴先生的大夢，陡然地驚醒了，說：

「這一次真是念茲了！來的好。密斯方，你須得助我們刺他幾句話報仇纔好呢？」

方鳳真的止了淚，向譯名道：

「念茲是誰？」

「就是戊教授的走狗墨華的同學，寫那兩封信的人哪！」

話說着墨華已經下樓將念茲引了上來。

念茲看見這位嚴先生莫梭利里，便不敢問西裝少年的話，又看見方鳳，便更不敢。

墨華替方鳳介紹了一下，就去向二房東借兩個襪子來大家坐坐。

念茲向墨華說：

「還是教到你已教授那裏去的不錯，已教授向我說新學校中他替你留一個位置。」

墨華說：

「這件事，我深感譯名兄的情，若不是他去，準又是白跑。」

這位嚴先生笑起來說：

「前次承已教授給我的那重要的位置。現在已讓給墨華兄了。」

念茲臉上立刻變了色，趕緊的說：

「已教授已經答應了嗎？」

「這是我父親的意思。已教授說我父親是校董，校中一切還請他指教。又說這件事須開會，方能

全是他父親辦的一般。我們知道墨華在這新學校中的高位，是為戊教授所不容的，尤其是念茲，他是墨華同班，戊教授的走狗，他的事繫在戊教授身上，戊教授的一切，又似乎是繫在方鳳身上。

念茲這一氣一急，話可就亂了，他說：

「開會不過是一個手續，已教授未免說得過分了。戊教授也出過力的，難道他的話，完全沒有效力。」

三人心中都是明白的。「戊教授」三字一說出，大家便全笑出來了。

方鳳說：

「戊教授是不是也在我們學校中教書的呢？」

「正是的，一些兒也不錯。」

譯名說了這一句。

「這位先生是真會說話，我想會議定……」

利，不過他要是佔勝利，余先生事情豈不……」

這也不是我們所盼望的。」

墨華笑起來。

「戊教授是我的先生，關於我的事，他只有幫忙，不會搗鬼！」

方鳳一聲冷笑說：

「你還在做夢呢，戊先生昨日和我談過墨華這個人真糊塗極了。」

「念茲總得替墨華吹噓方好！」

譯名又追上這一句。

「別開玩笑，我的力抵不上尊大人的百分之

一。」

「朋友多少總得幫忙，不是你叫我去找已教授

的麼？」

念茲的臉就紅起來，知道事情是已經僵了。

墨華道：

「請我這個人糊塗，也真是糊塗，我只知道聽

念茲的指示去找已教授，就不會自己想辦法去找

戊教授！」

……

……

「嚴先生，交友總算是人的本性，男女都是一樣的。不能說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說話，坐坐車就是和他戀愛呀！男子之交游，可以遍天下。女子只有兩三個朋友，就弄得如此地步。男子一方之不解，我真要為他們痛哭了。」

……

……

……

……

……

念茲已經是怒容滿面。要不是礙於方鳳，他早要和他们爭了。

方鳳也看出來了，她說：

「管他是什麼教授呢？我們談些別的話罷！」

譯名道：

「關係自己的前途，倒不能不管的。」

墨華說：

「我倒可以不管，念茲答應過我說他有事先儘我做的。」

我做的。」

譯名站起來在念茲肩上一拍。

「真的麼！這纔是真朋友！」我們一道去同飲一杯。

杯。

念茲說：

「你們去吃罷！我吃過了，不餓！」

「那怎麼行，這杯酒是敬你的呀！」

「我不配人敬！」

「若我們敬的，是朋友的義氣！」

念茲坐着不動說：

「我不去！」

方鳳笑起來說：

「去罷！多年的同學，還像這樣，連我都覺得難過，吃過了再吃一點！又算什麼！我們女同學要是這樣，早就硬拉出去了！」

是這樣，早就硬拉出去了！」

譯名道：

「對呀！早拉出去了！」

他說着話就拉。念茲說：

「你別以為你力大！」

譯名道：

「誰不知道我是一個運動家，運動家難道拉不

動的一個跳舞拉凡華林的人麼？」

大家笑了。

念茲沒有法。只好跟着他們一道出了門。

廿八

進了房間，茶房便送上茶來，又送來一個筆墨盤子，預備他們請客。

譯名說：

「我們今天喝酒，志不在茶。來二席和菜好不好？」

好？」

大家當然贊成。他一面招呼了酒茶。一面便說：

說！

「我們只是四個人空飲，太無趣味，何妨來仿效我們學校中茶話會的辦法，抽籤遊戲來一回！」

大家又全贊成，他裁了兩張請客條子。坐在一

旁，做了一些紙捲，請他們拈。

這時茶房已將酒菜送上來，因為是和菜，所以特別的快。

紙捲全在盤子裏。

譯名說：

「請拈！我條上明戴着杯數，不可違令的。」

方鳳說：

「你寫三大碗，我們就飲三大碗，豈不醉死？」

「不會的，至多三杯。你們有大量，主人還捨不得錢呢？」

墨華說：

「全是飲酒嗎？」

「不，先按照條子所說的做，不做或是做不好，以酒為罰。」

方鳳道：

「這幾個條件一定非常之難做，你就是要灌人酒罷了！」

「我可以罰誓，決沒有這樣的居心。」

念茲說：

「你先拈一個做給我們看一次！」

「那不能說我作弊，揀容易的做！」

念茲說：

「你盤中不止四個捲兒，橫豎我們還有第二次

看，見士面寫着。

「將自己的混名解釋一遍。不能，或是沒有的罰酒三杯。」

譯名說：

「我是沒有的，喝三杯好了。」

方鳳說：

「慢來，你是會喝酒的。一定要解釋的。」

「真沒有，不信你問他們兩位。」

他已將酒杯舉起來了。

念茲冷冷的說：

「莫梭利里不是麼！想喝酒也不能到如此地步呀。」

他只好放下了杯。說：

「莫梭利里沒有的說，人家叫我運動家，我就解釋「運動」二字罷。」

墨華笑道：

「普通名詞須有新穎的解釋方可！」

他毫不加思索的說：

「運動就是用一種有點不太正當的手段，獲得眼前名利之謂。」

念茲臉上一陣熱，接着說：

「不行不行，這簡直陳腐！」

譯名說：

「運動就是我的運氣動了，就升官發財了。說着便飲了一杯。」

念茲就格外的難過說：

「這也不行。」

譯名將眼一睜說：

「你說說看，你如說的比我更新穎，你說我飲幾杯，就飲幾杯，絕不推辭。」

念茲實在想不出挖苦他的話。他想了半天。方

鳳說：

「算了罷！我來拈一個。」

說着伸手拈一個，拆開一看，臉上泛出一片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說着

方鳳說：「不是叫過了嗎？」

念茲道：「不行，密斯方，並沒有照做。」

方鳳說：「不是叫過了嗎？」

念茲道：「乃是瓦上的貓鳴，不是家裏的貓鳴，鳴雖是一個，那聲調却真有天淵之別了。」

方鳳有了懼色說：「不做也不過飲三杯酒，飲就是了。」

她說着便負氣吃了三杯。墨華不覺失聲道：「太勇了一點罷！吃一點菜罷！」

方鳳道：「我白學了兩聲貓鳴又怎麼辦？」

譯名道：「我挂一杯紅。」

念茲不好意思，也只好喝了一杯。

隨後墨華拈了一個是：「向男女賓行三鞠躬禮。」

把方鳳弄的很不好意思。

念茲拈了一個，告了三聲「狗叫」。心中不覺又加上幾分難過。

菜又上了兩樣，又臨到第二轉了。

方鳳說：「第一轉我拈的太差，這次讓我先來罷。」

譯名將盤子，放在她面前，她拈一個折開來看，上面寫着：「詳述自己戀愛經過，並將戀愛過程中一個缺欠特別提出來。不肯，罰酒公議。」

方鳳本是個不能飲酒的。她一氣飲了三杯，便已大有醉意。墨華看見了這個條子，心中着實有點怕她亂說。他立刻說道：「就隨意吃點酒罷，恐怕密斯方酒已經過量了。」

「難飲過了量？我用不着你們議論，我情願說的。」

我說時眼睛真蕩漾的很。淺酒鍋上滿含着自醉醉人的意態。

又停了一刻，說：「我說罷！你們聽着。」

我一生並沒有愛過人，連父母也不愛的。或者有些人在愛我，或者有些人疑心我在愛他。究竟不是愛，這話便很難講了。平常表現着愛我最熱烈的，就是我一一個教員，先生之愛學生是應該的，所以一毫不值得注意。因為我有幾個先生，某一個先生故意表現着與他人不同，當然就要吸引我的一些注意。這些特別之點，說也說不全，記也記不清楚。……

念茲說：「這是假的！」

方鳳說：「一點也不假，我可以發誓。」

念茲還想說，不過看了其餘兩位臉都放下來，他也就再不敢再響。

方鳳說：「我沒有看見過什麼叫缺欠。不過如有人問我，你愛誰就是誰，他便是一個笨人，因為連父母我也不愛的。」

說着自己哭了一陣。接着一個惡心，就沒了口酒出來。

三個人都吃了驚！既不再去拿紙捲，也不敢再吃酒了。

譯名出去招呼買點水菓來。一面又叫茶房拿飯來吃。

方鳳接着又吐了一口酒，自己在胸口抹抹說：「你們不要慌，我已經恢復原狀了。」

他們三人糊亂吃了一點飯，便叫車送方「回了家。」

這一席酒吃過了。重心並沒有落在墨華身上。却轉到念茲和嚴譯名了。

念茲要去見戊教授告訴他剛纔的事。譯名對於方鳳却有點夢寐縈迴。

念茲到戊教授處去，是戊教授和方鳳看戲的第二天。他挾了一肚子氣，零零碎碎告訴了戊教授。

他特別注重了說方鳳在墨華家中，還有嚴譯名做他的力量壓迫已教授，使他答應給墨華與戊教授平等的地位。

戊教授一聽，臉都氣黃了說：「這不是已教授一人所能定，也要與校務會議定奪的呀！」

「我也是這麼說，也說他父親是校務，凡事都應該秉承他的意旨。」

戊教授氣憤憤說：「那已教授也不能答應！」

「已教授還有一句話，更外是令人疑心。他說是要開一個會的，不過是一個手續而已！」

戊教授更氣了

「手續！我倒要問問他。」

說着話，他將帽子戴起來。回頭向念茲道：「你和我一道去。」

兩人便一同出了門。已經是夕陽西下了。

到了已教授家裏，戊教授的餘怒尚未熄滅。已教授似乎已經看出來一些，他先說：「你看見嚴譯名沒有？」

「沒有」。戊教授很高興的回答他，他已經坐在椅子上。

「那末你總看見的。」

已教授的面孔，已經轉到念茲。

念茲說：「看見過的！」

已教授微微一笑說：

「譯名向我說，他父親一心要叫畢華代替他的位置。這怎麼行。不說畢華不能做，就是譯名自己，也不能做的。你看是不是？」

戊教授一聽，氣也就漸漸的平了。

他想了片刻說：

「要他父親捐一筆款子呀！」

「款子在什麼地方？」已教授笑起來，又接了一句。

「是交給你還是交給我呢？」

戊教授被他這樣一問，反而一句都說不出。自己本來預備說他幾句，如今倒被他說的無言可答了。他不聲不響的，念茲心裏也滿透着難過。已教授說：

「這個學校的事務和位置，也不是貨品，你愛那一項，就花錢買了去。要是誰要就賣給誰。那末學校豈不都充滿了校長嗎？」

他又哈哈地笑了一陣。

兩個人坐在那裏，更透着難過。

已教授又說話了。

「學校裏的事，誰也不能做主，我們須待校務會議定奪。」

一句話提醒了戊教授，他冷笑一聲。

「會議，會議不過是一番手續！」

已教授臉放下來了。

「話不能這樣說的，這樣說，學校便整個的完了。」

戊教授聽了這番話更沒有其他的話。對坐着便覺得格外無聊。他懶懶地站起身來走出去。已教授也未深留，只叫他在開務會議的時候務必來。

戊教授和念茲出來之後，戊教授覺得念茲說話有些不切實。其實，那裏是念茲說話不切實，乃是戊教授自己的愚笨。

社會上人，很難有認自己是愚笨的，戊教授，也不應認自己不應認馬上下到已教授那裏追根窮委。

念茲已經被他埋怨幾句，也就不說了。他的意思，好像仍沒有完，他向念茲說：

「你不要把自己的事看得太重，想出話來，使我為難。不說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一切的話不真實，就是真實，你也不能代替譯名位置。」

念茲給他這幾句話氣死了。但又不敢開口，他心中惱着幾句話。

「我倒不是為我自己，全為的是你。畢華是你學生，你在戀愛上和他競爭失敗，事業上又競爭的不得勝，那面子豈不是一丟干淨。」

但是他始終不敢說。只站在那裏，將氣一口一口的往下嚥。

戊教授還噙噙啾啾的氣息。念茲也不能再忍，他只說了一句。

「我先去，明天再來。我是有消息總來和先生說的，先生打過我招呼，要我如此。」

「我不是要你報告不確實消息的。」

戊教授冷冷說了一句。

念茲便走出去了。

你往何處去

(接自第三十三頁)

的烏薩斯打死了，維西尼自己也受了重傷。由於一些基督教徒與麗西亞底看護，維西尼恢復了健康。在基督教徒住宅之中，他會見了使徒彼得與使徒保羅，慢慢地，他底眼睛睜開了：他發現了基督教徒是遍佈在各處，在人民中間，在他自己底奴隸中間。

「維西尼，你可不是發瘋了麼？」俾東問道。

「在這世界，我祇愛她。」維西尼回答。

「那算什麼？」

「我不愛別的。我不愛你那邪惡的，無恥的生涯。」

「你怎麼了，維西尼？你也變成了基督教徒麼？」

於是，羅馬大火，那是羅臣第格利為了取悅荒淫的尼羅而放的大火。為了平息人民底憤怒，於是將放火的責任推在基督教徒身上，而對於基督教徒大施虐殺：「將他們拋到獅子底口中！將他們拋到獅子底口！」皇后波比亞因為嫉妬麗西亞底美麗，而將麗西亞赤身縛於野牛之上，讓她死於競技場上的猛獸之口，但是，因為烏薩斯底神怪的力量，却終於扼死野牛，而把麗西亞救了出來。

迫害與屠殺！無盡的屠殺。無盡的犧牲。使徒彼得，在信徒們底勸告之下，同着拉撒路避難到西利去。在路上，彼得看見了基督降臨到他底面前。他俯伏地下，凄咽地說道：

「主，你往何處去？」

憂愁而溫和的聲音回答說：

「你拋棄了我底子民，我要回到羅馬去！」

讓他們把我再釘十字架。」

正當拉撒路以為使徒昏倒在地，想要攙扶的時候，使徒却慢慢地站立起來，顫動的手起他底巡禮者底拐杖，眼望着羅馬底七座山崗。

「主，你往何處去？」如同回聲一樣，拉撒路問着使徒彼得。

使徒溫和地回答說：

「往羅馬去。」

× × × × ×

尼羅如同洪水瘟疫一般地過去了，以後統治着羅馬的却是宏大的聖彼得底教堂。在羅馬城外，加伯拉地方，直至今日，還立着一個小小的聖殿，上面仍然寫着模糊的字跡：

大眾畫報

質最貴重之圖畫雜誌

本刊自出版至今十期，已被譽為畫報界高權威之作。所載圖片文字豐美，多為珍貴之品，取材廣而不泛，實而不呆，編排得法，其方法確有獨到之處，美術欣賞，尤注重於生活知識之灌輸。至於印刷之精，價值之廉，務使讀者充分滿意。

小說半月刊

大眾文藝的讀物

這是專載小說的文藝刊物，每期選載長短十餘篇，文章流暢，筆調動人，內容空虛之極。並用重筆，筆觸文字，增進想像的意境，使讀者長卷尋味，對社會人生得深澈之認識。近為適應讀者急切之需求，特由月刊改為半月刊，內容比前更為充實精美。

文化月刊

現代知識之精華

每月精選國內雜誌三百種，國外雜誌二百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學、藝術及哲學等專門學識，選錄而成，按月一冊。讀此刊物，等於瀏覽數百種中西雜誌，為讀者節省無量時間，金錢與精神。內容每篇以二三千文字為限，簡潔明瞭，實為大眾化之知識寶庫。

時事旬報

圖文並記之新聞刊物

一般人對於新聞刊物感覺兩難：日報記載雖詳，而紙張繁多，項目瑣碎，圖畫雜誌雖要圖示，而多有失時性之弊，現為補充此兩缺點起見，創此旬報。旬報之文字將時事作有系統之記載，以最敏捷方法搜羅國內外新聞照片，內容豐富，為中國新聞事業開一新局面，大眾出版社又一新貢獻！

定價目	
每冊大洋三角	全年二元
外埠	內埠
六角五分	二元

定價目	
每冊大洋二角	全年二元
外埠	內埠
六角七分	四元

定價目	
每冊大洋二角	全年二元
外埠	內埠
八角三分	二元

定價目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全年四元
外埠	內埠
八角七分	五角

小說半月刊 第六期

民國廿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主編 梁得所
編輯 包可華
黃苗子

刊行者 大眾出版社
發行人 黃式匡

分銷處
廣州 大眾公司
香港 大眾分銷處
漢口 現代書局
南京 現代書局
北平 安理兒社
台山 四民公司
廈門 時代公司
汕頭 文明書局
天津 會友書局
新加坡 上海書局
暹羅 僑民書報社

THE STORY
MAGAZINE

定價目	
國內	全年廿四期 (連郵費) 四元四角 半年十二期 (連郵費) 二元二角
國外	全年廿四期 (連郵費) 七元六角 半年十二期 (連郵費) 三元八角

大衆畫報

衆畫報每月一期
材廣博精選美術
賞而外尤注重切
知識之介紹已發
十期因獲得大衆
歡迎故已風行海
外同時內容亦日
精彩每册只售大
二角定價低廉堪
刊畫報之權威



• 本刊第十期封面 •

二五十一號 二五二號 二五三號 二五四號 二五五號 二五六號 二五七號 二五八號 二五九號 二六〇號